

本潔

紅

樓

夢

茅盾敍訂



開明書店印行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潔本小說

紅

樓

夢

上冊

茅

盾
敘
訂



三十年十二月
購於
台灣台南

有

紅樓夢

〔全兩冊〕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四版

每部定價金圓一元五角六分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敘訂者

茅盾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紅(344 P.) K

(5.20)

857.41
7446
37
v.1

目錄

第十四	第十三	第十二	第十一	第十	第九	第八	第七	第六	第五	第四	第三	第二	第一	導言
豔詞	禪機	黛玉多疑	襲人的奸詐	賈妃省親	大觀園	鳳姐弄權	秦可卿之死	金鎖	送宮花	劉老老打抽豐	薛蟠	林黛玉初會賈寶玉	賈府的歷史	言
.....
一三〇	一二三	一一〇	一〇二	九六	七六	六六	五六	四七	三七	二六	二二	二三	一	一

紅樓夢 目錄

一



第十五 賈芸謀事 一三六

第十六 小紅 一四四

第十七 金麒麟 一六六

第十八 劉老老遊大觀園 一九五

第十九 鴛鴦拒婚 二二七

第二十 柳湘蓮 二四二

第二十一 香菱學詩 二四九

第二十二 晴雯補裘 二五六

第二十三 祭宗祠 二七二

第二十四 元宵夜宴 二八〇

第二十五 探春理家 二九三

第二十六 紫鵲的心事 三〇九

第二十七 人多口雜閒氣多 三七七

第二十八 賈璉偷娶尤二姐 三五二

第二十九 尤三姐 三六二

第三十 鳳姐的辣手 三七四

第三十一 借當頭 三九八

第三十二 懦小姐 四一一

第三十三	抄檢大觀園	四三三
第三十四	勉強歡笑的中秋	四三七
第三十五	晴雯之死	四四四
第三十六	夏金桂	四六三
第三十七	林黛玉的心病	四七五
第三十八	寶玉提親	四八八
第三十九	薛家的人命官司	四九八
第四十	黛玉絕食	五〇五
第四十一	寶蟾送酒	五一七
第四十二	失玉	五二四
第四十三	鳳姐的把戲	五四一
第四十四	黛玉之死	五五四
第四十五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五六一
第四十六	夏金桂毒計自焚身	五六七
第四十七	抄家	五八八
第四十八	賈母壽終	六一〇
第四十九	鳳姐之死	六二六
第五十	寶玉出家	六三六



導言

紅樓夢第一回（今刪）裏說這書原稿是一個什麼空空道人從一塊石頭上鈔寫下來的，故名石頭記；後來空空道人改名情僧，遂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爲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云云。

所謂『石頭』與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託的緣起，這部書其實是曹雪芹做的。但曹雪芹的事蹟家世著書時代等等，卻到最近纔由胡適之先生考定。現在我們知道曹雪芹名霑，是滿洲正白旗人，他家是八旗的世家，幾代都在江南做官；雪芹的祖父曹寅做了四年的蘇州織造，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同時又兼做了四次的兩淮巡鹽御史。曹寅死後，他的兒子曹顥接着做了三年的江寧織造，他的兒子曹頌接下去做了十三年的江寧織造。曹雪芹便是曹頌的兒子，曾隨他的父親在江寧織造任上，約有十年之久。（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曹寅在江南做官的時候，適值康熙帝屢次南巡，當時曹家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差使。曹寅會寫字，會做詩詞，有詩詞集行世，他自己又刻有二十幾種精刻的書；他家中藏書極多，精本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種之多。曹寅又是刻居常飲饌錄的人，曹家對於喫食非常講究，他一家都愛揮霍，愛擺闊架子，交結文人名士，交結貴族大官，招待皇帝，至於四次五次，他們又不會理財，不肯節省，講究揮霍慣了，收縮不回來，以致於虧空，破產抄家。曹雪芹就是在那樣的繁華舊夢中過來的人。他死在乾隆二十九年，不過四十多歲。紅樓夢是他在

窮愁潦倒中寫的。他有一個兒子，先死了，他亦因此感傷成病。他死後，還遺留一個『飄零』的『新婦』。這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身世。讀者倘要細細研究，請讀胡適之的紅樓夢考證。

二

曹雪芹積『十年』之力，『增刪五次』，始成此紅樓夢。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乾隆五十六年以前，離曹雪芹故世約二十年中間，紅樓夢只有鈔本，只有八十回。到了乾隆五十七年，有程偉元者始用活字排本，則已是一百二十回了。程偉元的序裏說：『然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有稱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爲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二十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翻閱，見其前後起伏，尙屬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爲鐫版，以公同好。』這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出世後，其餘各鈔本都被淘汰。然程刻一百二十回本，又有一種出版略遲，和初版比較起來，頗有校改修正之處。胡適之先生稱那初版爲『程甲本』，稱此訂正版爲『程乙本』。兩者之中，『程乙本』遠勝於『甲本』。現在亞東圖書館的標點本紅樓夢即是根據了『程乙本』的。讀者倘要詳細知道這兩種『本子』的優劣，請閱亞東版紅樓夢的胡序及汪原放先生的校讀後記。

此外，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紅樓夢，據胡適之先生的推測，大概是『乾隆時無數展轉傳鈔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這便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最初八十回本』的紅樓夢。

曹雪芹當年大概只做了八十回，而且是『未定稿』。他死後，書傳於外，好書者互相傳鈔；且因書中主要人物都未有結束，於是好書者又續作八十回以後的紅樓夢了。程偉元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曹雪芹的原本八十回加上了『續作』四十回。程偉元所說的『鼓擔』上得了十數卷，是一種託詞。續作那後四十回的人叫

做高鶚。『程乙本』上有高鶚的一篇序，和七條引言；引言中謂『書中前八十回，鈔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爲修軫，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可知高鶚不但託名『鼓擔』，續作了四十回，還把前八十回的各種鈔本加一番整理的工夫。高鶚是鑲黃旗漢軍人，乾隆五十三年中舉人，六十年乙卯科的進士，殿試第三甲第一名。後來以內閣侍讀爲順天鄉試的同考官，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他補作紅樓夢四十回，大約在乾隆五十六年到五十七年那時候。

這是我們現在知道的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增訂補作』的小史。

三

曹雪芹寫這紅樓夢有什麼用意呢？紅樓夢開卷第一回裏說：『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現在我們知道了曹雪芹的身世以後，便覺得這一段話明明是作者的『著書緣起』。書中何事何人，無非是作者的生活經驗而已。書中人物姓名自然是『賈』（假）的，自然也影射着若干真的人，可是這些真的人無非是作者『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書中的『賈寶玉』明明即是作者的化身，又有一個『甄寶玉』

也是作者假設來提醒讀者的。紅樓夢只是一部自敘傳性質的小說！

曹雪芹以前沒有人做過自敘傳性質的小說。曹雪芹雖然勇敢地創始了，卻也不敢彰明較著說是自敘；所以他在第一回中吞吐含糊假託了空空道人和『石頭』上的故事。因為他的第一回語意吞吐含糊，而中國向來又沒有自敘傳性質的小說，於是從前研究紅樓夢的人總是轉彎抹角地去用心思，或謂此書為政治小說，有民族主義的排滿思想；或謂賈寶玉影射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兒子納蘭成德；或謂此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在這裏，我們不及細述，讀者可看胡適紅樓夢考證中對於諸說的辯駁。

可是一部自敘傳性質的小說總也有一個中心思想，紅樓夢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作者在開卷第一回中雖然表示了深自懺悔的意思，可是他全書是寫婚姻不自由的痛苦。紅樓夢前八十回（即曹雪芹的原作）一方面展開了賈寶玉的『三角戀愛』一方面也就寫了婚姻不自由的痛苦。不過曹雪芹仍舊不敢明明白白攻擊婚姻不自由的禮教，所以他又造出『通靈寶玉』和『靈芝草』的神話，以為掩飾。再者，像他那樣生長在富貴家庭中的人，要反抗而不得的時候，會自然而然的逃避到『宿命論』裏去，所謂『木石姻緣』也就是他躲避的意識的表現。

四

紅樓夢以前，中國沒有自敘傳性質的小說，這話前面已經說過了。水滸，自然也是一部偉大的傑作，——在社會意義上，比紅樓夢還要偉大些，但是水滸這書是同一題材下的許多民間故事經過了一二百年的長時間的發展，然後『形成』了的。水滸嚴格說來，不是『個人的著作』。紅樓夢是不同的，牠是『個人著作』。是作者的生活經驗，是一位作家有意地應用了寫實主義的作品。所以從中國小說發達的過程上看來，紅樓夢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可惜乾隆初年紅樓夢『出世』以後，雖然那時的文人驚賞牠的新奇，傳鈔不已，雖然

有不少人續作，然而沒有一個人依了紅樓夢的『寫實的精神』來描寫當時的世態。所以紅樓夢本身所開
始的中國小說發達史上的新階段，不幸也就『及身而終』了。

其次，紅樓夢是寫『男女私情』的。紅樓夢以前描寫男女私情的小說已經很多了，可是大都把男人作為
主體，女子作為附屬；寫女子的窈窕溫柔無非襯托出男子的『豔福不淺』罷了。把女子作為獨立的個人來
描寫，也是紅樓夢創始的。賈寶玉和許多『才子佳人小說』裏的主人公不同的地方，就在賈寶玉不是什麼
『風流教主』，『護花使者』，而是同受舊禮教壓迫的可憐人兒。紅樓夢中那些女子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作
者觀察得的客觀的人物，而不是其他『才子佳人』小說裏那些作者想像中的『美人兒』。這一點，也是曹
雪芹所開始的『新階段』，但後來人並沒能夠繼續發展。

又次，紅樓夢的『技巧』也是後來人不曾好好兒發揚光大的。紅樓夢寫『人物』的個性，力避介紹式的
敘述而從瑣細的動作中表現出來。林黛玉在書中出場以後，作者並沒有寫一段『介紹詞』來『說明』林
黛玉的品貌性格；他只是從各種瑣細的動作中表現出一個活的林黛玉來。讀者對於黛玉的品貌性格是跟
着書中故事的發展一點一點凝集起來直到一個完全的黛玉生根在腦子裏，就像向來認識似的。紅樓夢中
幾個重要人物都是用的這個寫法。水滸的人物描寫也是好極的，也是用了這個寫法的；但是水滸中人物的
個性在接連幾『回』的描寫中就已經發展完畢，以後這人物再出現時就是『固定』的了，不能再有增添；
例如武松，如魯達，在專寫他們那幾回書中，他們是活的，但在武松魯達合傳的那一回書裏，這兩個人就都沒
有什麼精采。所以水滸寫一百八人的個性（其實不過寫了三十幾個）是寫完了一個再寫一個，故到後來
這些已經寫過的人物再出現時，就呆板板地沒有精采。紅樓夢則不然。紅樓夢裏許多人物都是跟着故事的
發展而發展的，儘管前面寫王熙鳳已經很多，你自以為已經認識這位鳳辣子了，然而後來故事中牽着鳳姐

兒的地方，你還是愛讀，還是覺得這鳳姐始終是活的。

紅樓夢是沒有扭捏做作的。全書只寫些飲食男女之事，並沒有驚人的大事，但同類性質的書往往扭捏做作出許多『驚人之筆』，希望刺激讀者的感情，結果反令人肉麻。紅樓夢並不賣弄這樣的小巧。牠每回書的結尾處只是平淡地收住，並沒留下一個『悶葫蘆』引誘讀者去看牠的下一回書。但是讀者卻總要往下看，不能中止。紅樓夢每一回書中間也沒有整齊的『結構』。牠只是一段一段的飲食男女細事，但是愈瑣細愈零碎，我們所得的印象卻愈深，就好像置身在瑣細雜亂的賈府的生活。『整齊的結構』自然是好的，不過硬做出來的『整齊的結構』每每使人讀後感到不自然，覺得是在『看小說』覺得『不真』。

五

陳獨秀先生曾說：『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作』（見亞東版紅樓夢陳序）在下何敢僭稱『名手』，但對於陳先生這個提議，卻感到興味，不免大着膽子，唐突那紅樓夢一遭兒。自家私擬了三個原則，以為『盡量刪削』的標準：第一『通靈寶玉』、『木石姻緣』、『金玉姻緣』、『警幻仙境』等等『神話』，無非是曹雪芹的煙霧彈，而『太虛幻境』裏的『金陵十二釵』、『正副冊』以及『紅樓夢新曲』、『十二支』等等『宿命論』，又是曹雪芹的遁逃藪，放在『寫實精神』頗見濃厚的全書中，很不調和，論文章亦未見精采，在下就大膽將牠全部割去。只有賈寶玉口裏啣來的那塊玉，因為全書中屢屢提及，好像是一根筋，割了就不成樣子，只得讓牠留着，但是講這塊玉的來歷的『神話』，卻不便照留。又賈寶玉最後一次『失玉成病』，以及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三番兩次的『鬼混』，倘使全刪，則前後故事很難接筭，因此只刪了一部分。這完全是爲了遷就『故事』。若依『文章』而論，則此一樁『公案』本爲高鶚續作，意義技巧兩無足取，還有賈寶玉最後一次遊歷『太虛幻境』，偷看

了冊子，居然醒後記得牢牢地一段，也是高鶚的敗筆，但刪之無傷於故事的聯絡，所以就刪了去。第二大觀園衆姊妹結社吟詩，新年打燈謎，諸如此類『風雅』的故事，在全書中算得最乏味的章回。從前中國有些作家都喜歡在書中插進些詩歌酒令等等，無非要賣弄他有幾首『好詩』和幾條『好酒令』。曹雪芹於此也未能免俗。這一部分風雅勝事，現在也全部刪去。但是『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一大段文字卻因是介紹『大觀園』的，就便留着。

第三賈寶玉挨打，是一大段文字；『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鑑』又是一大段文字；賈政放外任，門子舞弊，也是一大段文字，可是這幾段文字其實平平，割去了也和全書故事的發展沒有關係，現在就『儘量刪削』了去。此外如焙茗鬧書房，蔣玉函的故事，賈璉和多姑娘的故事等等橫生的技節，留則礙眼，不留也無所謂可惜，現在也一筆勾消。至於秦可卿的喪事，元妃省親，除夕祭宗祠，元宵開夜宴，賈母的喪事等等，本在可刪之列，但是這幾段文字描寫封建貴族的排場，算得很好的社會史料，所以就留下來了。此外小小刪節之處，不能一一列舉，而刪節的理由也不外是『並不可惜』而已。

總計前後刪削，約佔全書五分之一。既然刪削過了，章回分界就不能依照原樣，所以再一次大膽重訂章回，並改題了『回目』。

研究紅樓夢的人很可以去讀原書。但是中學生諸君倘使想從紅樓夢學一點文學的技巧，則此部節本雖然未能盡善，或許還有點用處。

末了，應當聲明這節本的原本就是亞東翻印的『程乙本』。

二十三年五月，茅盾。



第一 賈府的歷史

話說東南地方有個姑蘇城，城中閭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濟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狹窄，人皆呼作『葫蘆廟』。廟旁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爲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爲樂，到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

一日，士隱正在閒坐，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來。

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

當下雨村和士隱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卽來奉陪。』雨村起身也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嬛在那裏搯花兒，生的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

那甄家丫嬛搯了花兒，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

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嬛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褻褻，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他定是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每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有什麼機會。』如此一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頭，便以爲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遂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

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

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丫嬛，會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頭。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了。

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酌慢飲，漸次談至興濃，酒到盃乾。雨村此

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護玉欄。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爲賀。

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挂名；只是如今行李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的。』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爲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喫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爲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會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

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啓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人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的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

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幾個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

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遘疾，日日請醫問卦。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作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的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蜂起，官兵勦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嬛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爲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兒，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會過活，只一味好喫懶做。

士隱知道了，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暮年之人，那禁得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忽一日，士隱拄了拐，掙扎到街前散散心時，遇見了一個瘋狂落拓的跛足道人。這道人和士隱不知說了些什麼話，兩人都哈哈大笑。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的搭襖搶了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着瘋道人飄飄而去。

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嬛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

又過了幾時，一日，那甄家的大丫嬛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嬛

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來了。那丫嬛倒發了個怔，自思：『這官兒好面善……倒像在那裏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

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忙出來陪笑啓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一真一假！』既是你的女婿，就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

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嬛買線，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

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攬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

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同寅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即時革職。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卻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了公事，將歷年所積的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了，卻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蹟。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的是林如

海。

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爲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也曾襲過列侯的，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到了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卻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口有限，雖有幾門，卻與如海俱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於去歲亡了；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聊解膝下荒涼之歎。

且說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爲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上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嬛，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

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於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病復發，有好些時不會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瀉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剝落，有額題曰『智通寺』。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裏煮粥。

雨村退了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移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喫酒之客，有一人

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

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爲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

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歲年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的情，留我多住兩日。今日我因閒走到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

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老先生的門楣了！』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自不少，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疎了。』

子興歎道：『老先生，休這樣說！如今的這榮寧二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榮寧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呢？』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

雨村道：『去歲我到京都時，從他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着圍牆一望，裏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裏，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蔥蔚潤潤之氣，那裏像個衰敗之家？』

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務日盛，主僕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畫的竟無一個

那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沒很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的人家兒，如今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何至如此？』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兩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子名賈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別事一概不管。幸而早年留下一個兒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住在家裏，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驪。這位珍爺也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不管事了。這珍爺那裏幹正事，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過來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

『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裏。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卻也中平，也不管理家事。惟有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從科甲出身，不料代善臨終，遺本一上，皇上憐念先臣，卽叫長子襲了官。又問還有幾個兒子，立刻引見，又將這政老爺賜了個額外主事職銜，叫他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叫賈珠，十四歲進學，後來娶了妻，生了子，不到二十歲，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隔了十幾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裏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不是？』

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都這樣說，因而他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世上所有的東西擺了無數，叫他抓，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

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將來不過酒色之徒，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子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十來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

雨村聽罷，想了一想，說道：『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就是我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

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啓蒙，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明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答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喫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麼？莫不教姐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疼得好些，遂得了祕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爲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姐妹都是少有的！』

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的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

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不似別人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豔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

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你貴東家林公的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的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

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着「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爲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

子興歎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如何呢！』

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

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老爺，也有一子，名叫賈璉，今已二十多歲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老爺夫人王氏內姪女，今已娶了四五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了個同知，也是不喜正務的，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這位奶奶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的夫人，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

二人說說笑笑，喫過幾杯，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裏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

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忙敍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

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

雨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尙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誨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薦書一封，託內兄務爲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卽有所費，弟於內兄信中寫明，不勞吾兄多慮。』

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爲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卽弟亦不屑爲矣。』

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卽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

那女學生原不忍離親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船隻，帶了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帶着童僕，拿了『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卽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幫助，題奏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兩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

第二回 林黛玉初會賈寶玉

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人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喫穿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都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煙之阜盛，自非別處可比。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

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灣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眉目秀潔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那小廝俱肅然退出。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

黛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道：『剛纔老太太還念誦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

住，撲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那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賈母方一指與黛玉道：『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前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見。賈母又叫：『請姑娘們，今日遠客來了，可以不必上學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媽並五六個丫嬛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才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尙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裝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歸了坐位。丫嬛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孩兒，所疼的獨有你母親。今一旦先我而亡，不得見面，怎不傷心！』說着，攜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衆人都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

衆人見黛玉年紀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貌雖弱不勝衣，卻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爲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喫飯時，便喫藥到如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自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癩癩，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

一語未完，只聽後院中有笑語聲，說：『我來遲了，沒得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嬛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縮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着縷

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脣未啓笑先聞。

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二嫂子。」黛玉雖不會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

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兒！我今日纔算看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兒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裏心裏放不下。——只可憐我這妹妹這麼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又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別再題了。」

熙鳳聽了，忙轉悲爲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該打該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問道：「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喫什麼藥？在這裏別想家，要什麼喫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

黛玉一一答應。一面熙鳳又問人：「林姑娘的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屋子叫他們歇歇兒去。」

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自佈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沒有？」熙鳳道：「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兒太太說的那個，想必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啊。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我倒先

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必到，我已經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日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

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嫗帶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這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兒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

那邢夫人答應了，遂帶着黛玉和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衆小廝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那夫人攜了黛玉坐上，衆老婆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駕上馴騾，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漆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了車。邢夫人挽着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房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豔妝麗服之姬妾丫嬛迎着。

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回來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必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和家裏一樣的。』」姐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作伴，也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別外道了纔是。」

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答應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喫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去了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嫗嫗用方纜坐來的車送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

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只見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來。衆嫗嫗引着，便往東轉灣，走過一座東西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各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多高青

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鑿金彝，一邊是玻璃盆。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圈椅。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鑿金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

下面一行小字是：『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

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也不在這正室中，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於是嬈嬈們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線蟒引枕，秋香色金線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擺着文王鼎，鼎傍匙筯香盒；右邊几上擺着汝窯美人觚，裏面插着時鮮花草。地下面西一溜四張大椅，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

老嬈嬈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卻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的丫嬛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喫了，打量這些丫嬛們妝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

茶未喫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紬掐牙背心的一個丫嬛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嬈嬈聽了，於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南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面堆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下。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姐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鍼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我就只一件不放心，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往廟裏還愿去，尙未回來，晚上你看見就知道了。你以後總不用理會他。你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

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可是啣玉而生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卻是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們一處，弟兄們是另院別房，豈有沾惹之理？』

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和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和姐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姐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姐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理會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沒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

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忽見一個丫嬛來說：『老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出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路，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個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裏找他。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

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後的後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許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盃，熙鳳安筯，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

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裏喫飯的，你是客，原該這麼坐。』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嬛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紈鳳姐立於案旁佈讓。外間伺候的媳婦丫嬛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各有丫嬛用小茶盤捧上茶來。

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喫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也只
得隨和着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喫的茶。

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說話兒。』王夫人遂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兒，方引李鳳二人去了。

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
字罷了。』

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響，丫環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樣個憊懶人
呢……』及至進來一看，卻是位青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戲珠金抹額，一件二色
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綵，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
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睛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
螭纓絡，又有一根五色絲縷，繫着一塊美玉。

黛玉一見便喫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何等眼熟……』只見這寶玉
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即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
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脚，身上穿
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綠撒花綾褲，錦邊
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

卻說賈母見他進來，笑道：『外客沒見就脫了衣裳了，還不去見你妹妹呢。』寶玉早已看見了一個媳婦，
婷的女兒，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見禮，歸了座，細看時，真是與衆各別。
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又胡說了，你何曾見過？』寶玉笑道：『雖沒見過，卻

看着面善，心裏倒像是遠別重逢的一般。『賈母笑道：『好好，這麼更相和睦了。』

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會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取這個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怕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了四書，杜撰的也太多呢。』因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衆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纔問我的，便答道：『我沒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兒，豈能人人皆有？』

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寶玉急的搜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哭道：『家裏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兒，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玉來着，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的孝心；二則你姑媽的陰靈兒也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了。因此他說沒有，也是不便誇張的意思啊。你還不好生帶上，仔細你娘知道。』說着，便向丫頭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了一想，也就不生別論。

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裏，把林姑娘暫且安置在碧紗櫥裏，等過了殘冬，春天再給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櫥外的牀上，很妥當，又何必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呢？』賈母想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面間上夜聽喚。

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嬷嬷，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嬷嬷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小丫頭，名喚鸚哥的，與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嬷嬷，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

當下王嬷嬷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櫺內。寶玉乳母李嬷嬷並大丫頭名喚襲人的，陪侍在外面大牀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蕊珠。賈母因溺愛寶玉，恐寶玉之婢不中使，素日蕊珠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把蕊珠更名襲人。

卻說這襲人倒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只有一個賈母；如今跟了寶玉，心中又只有一個寶玉了。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見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

是晚，寶玉李嬷嬷已睡了，他見裏面黛玉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

襲人在牀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們哥兒的病來。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不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別這麼着，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爲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敍了一回，方纔安歇。

第三 薛蟠

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卻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來審。那原告道：『被打死的乃是小人的主人。因那日買了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有踪跡，只剩了幾個局外的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凶犯，以扶善良，存歿感激大恩不盡！』

雨村聽了大怒道：『那有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來的！』便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凶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旁站着一個門子，使眼色不叫他發籤。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這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我看你十分眼熟，但一時總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老爺怎麼把出身之地竟忘了？老爺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裏的事麼？』雨村大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裏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耐不得寺院淒涼，遂趁年紀輕蓄了髮，充當門子。雨村那裏想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還是故人。』因賞他坐了說話。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你也算貧賤之交了。此係私室，但坐不妨。』門子纔斜簽着坐下。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

雨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諺口碑云：

『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雨村尙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薛」。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的本也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

雨村聽說，便笑問門子道：『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

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並這拐賣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着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立意買來作妾，設誓不近男色，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得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逃去；誰知又逃不脫，兩家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個稀

爛。抬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擇下日子要上京的；既打了人，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爲此而逃。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的丫頭是誰？」

雨村道：『我如何曉得？』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駭然道：『原來是他；聽見他自五歲被人拐去，怎麼如今纔賣呢？』

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兒出脫的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從胎裏帶來的。偏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子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的親爹，因無錢還債，纔賣的。再四哄他，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的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蓮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三日後纔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內人去解勸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頭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裏頗過得素性，又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略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他「獸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尙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只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

雨村聽了，也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

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判斷纔好？」

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聽見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實不忍爲的！」

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自是正理，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說的「大丈夫相時而動」？又說「趨吉避兇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話，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安。」

雨村低了頭，半日方說道：「依你怎麼着？」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很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不依，只用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便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淵的魂魄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中囑咐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壓服得口聲纔好。」

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千有名的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爲，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

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

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鬪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五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嫺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為念，只留心鍼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更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部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只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着那拐子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的不俗，立意買了作妾，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強喝令豪奴將馮淵打死，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託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自己同着母親妹子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卻視為兒戲，自謂花上幾個錢，沒有不了的。

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聽見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舅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偕們京中雖有幾處

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給人住，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僭們這次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你姨父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敞的，僭們且住下，再慢慢兒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裏自然忙亂起身。僭們這會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呢？」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父家。況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媽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僭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的姨媽未必不苦留我們。僭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子，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早知道了。守着舅舅姨媽住着，未免拘緊了，不如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爲。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媽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卻要住幾日。我帶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

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有家人來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到大廳上，將薛姨媽等接進去了。姊妹們一朝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敍了一番契闊，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又治席接風。

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進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年紀，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僭們東南角上梨香院那一所房，十來間，白空閒着，叫人請了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邊，又恐縱性惹禍，遂忙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都免，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自便。從此後，薛家母女就在梨香院住了。

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的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上又有一個角門通着夾道子，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敘。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倒也十分相安。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紈袴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事爲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况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所以只管放意暢懷的。因此薛蟠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

第四 劉老老打抽豐

且說榮府中合算起來，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亂麻一般，沒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卻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倒還是個頭緒。

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也皆不知。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鄉村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自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照管，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願意呢？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婿過活。

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躁，喫了幾杯悶酒，在家裏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便勸道：「姑爺，你別噴着我多嘴。僧們村莊人家兒，那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守着多大碗兒喫多大的飯呢？你皆因年小時候，託着老子娘的福，喫喝慣了，如今所以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僧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徧地皆是錢，只可

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踢也沒用。

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此炕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去打劫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己跑到僧們家裏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就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倒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僧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一拉硬屎，不肯去就和他，纔疎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見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的了，又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官兒，只怕二姑太太還認的僧們。你爲什麼不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點好心，拔根寒毛，比僧們的腰還壯呢？』劉氏接口道：『你老說的好，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進去告訴。沒的白打嘴現世的。』

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道：『老老既這麼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爲什麼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兒去？』劉老老道：『嚶！可是說的了。』候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兒！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跑。』狗兒道：『不妨，我教給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大爺，要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大爺先時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這麼個嘴眼，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的媳婦兒，也難賣頭賣脚的，倒還是捨着我這副老臉去碰碰。果然有好处，大家也有益。』當晚計議已定。

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歡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寧榮街來。到了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邊，只見滿門口的轎馬。劉老老不敢過去，揮揮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溜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蹭上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一會，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理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角兒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裏就有人出來。』內中有個年老的，說道：『何苦誤他的事呢？』因向劉老老道：『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們奶奶兒倒在家呢。你打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

劉老老謝了，遂領着板兒繞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喫的，也有賣頑耍的，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裏。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在家麼？』那孩子番眼瞅着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裏周大娘有幾個呢，不知是那一個行當兒上的？』劉老老道：『他的太太的陪房。』那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了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到一個院子牆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子找你呢。』

周瑞家的在內忙迎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笑問道：『好啊？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你說麼？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裏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一貴人多忘事。』了，那裏還記得我們。』

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喫着。周瑞家的又問道：『板兒長了這麼大了麼？』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過路，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就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

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他父親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叫你見個真佛兒去的呢？論理人來客至，卻都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裏都是各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了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個信兒去。但只一件，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理事，都是連二奶奶當家。你打諒連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大舅老爺的女孩兒，小名兒叫鳳哥的。』

劉老老聽了，忙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這麼說起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如今有客來，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得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兒。』

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裏話。俗語說的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又費不着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丫頭到倒廳兒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了沒有。小丫頭去了。

這裏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十八九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嗟！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了。這鳳姑娘年紀兒雖小，行事兒比男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兒是的，少說着只怕有一萬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兒。』

說着，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裏擺完了飯了。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就只喫飯是個空兒，僭們先等着去。若遲了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了。再歇了中覺，越發沒時候了。』

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跟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住等着，自己卻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尚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所以我帶了他過來。等着奶奶下來，我細細兒的回明了，想來奶奶也不至噴着我莽撞的。』

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裏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纔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丫頭打起猩紅氍毹，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知是何氣味，身子就像在雲端裏一般，滿屋裏的東西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只有點頭啞嘴念佛而已。

於是走到東邊這間屋裏，乃是賈璉的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徧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了茶來喫了。

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很似打羅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鉞似的，卻不住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處呢……』正發默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嚇得不住的展眼兒。接着，一連又是八九下。欲待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和周瑞家的忙起身說：『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兒，我們來請你。』說着，迎出去了。

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窸窣，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油漆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

菜的幾個人。

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就吵着要肉喫，劉老老打了他一巴掌。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點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着板兒下炕，至堂屋中間。周瑞家的又和他咕唧了一會子，方蹭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氈，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的靠背和一個引枕，鋪着金線閃的大坐褥，旁邊有銀唾盒。

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兒。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那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噴着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

劉老老已在地下拜了幾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兒，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

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說：『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嫌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裏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來到這裏，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瞧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過托賴着祖父的虛名，作個窮官兒罷咧。誰家有什麼？不過也是個空架子。俗語兒說的好，「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

瑞家的道：『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就罷；要得閒呢，就回了，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

這裏鳳姐叫人抓了些菓子，給板兒喫，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裏陪客呢，晚上再來回。有要緊事你就帶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要緊的，我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

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今日不得閒兒。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要是白來逛逛呢，便罷；有什麼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劉老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來瞧瞧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有什麼說的，便罷；要有話，只管回二奶奶和太太是一樣兒的。』一面說，一面遞了個眼色兒。

劉老老會意，未語先紅了臉；待要不說，今日所爲何來，只得勉強說道：『論今日初次見，原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少不得說了……』

剛說到這裏，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裏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和劉老老擺手道：『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裏呢？』只聽一路靴子響，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段苗條，美服華冠，輕裘寶帶。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站不是，藏沒處藏，躲沒處躲。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罷，這是我姪兒。』劉老老纔扭扭捏捏的在炕沿兒上側身坐下。

那賈蓉請了安，笑回道：『我父親打發來求嬸子。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兒請個要緊的客，略擺一擺就送來。』鳳姐道：『你來遲了。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笑嘻嘻的在炕沿上下個半跪道：『嬸子要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要挨一頓好打。』

好嬌子，只當可憐我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裏放着那些好東西，只別看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想拿了去。』賈蓉笑道：『只求嬌娘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叫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人拿去，別叫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

這鳳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回來呢。』賈蓉忙回來，滿臉笑容的，蹣着鳳姐，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喫茶，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臉一紅，笑道：『罷了，你先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答應個是，抿着嘴兒一笑，方慢慢退去。

這劉老老方安頓了，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爲別的，因他爹娘連喫的沒有，天氣又冷，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打發僭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喫菓子！』

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望這裏趕咧，那裏還有喫飯的工夫咧。』鳳姐便命：『快傳飯來。』

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棹客饌，擺在東屋裏，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喫飯。鳳姐這裏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一面又叫過周瑞家的來問道：『方纔回了太太，太太怎麼說了？』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子，當年他們的祖和太老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卻也從沒空過的。如今來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別簡慢了他。要有什話，叫二奶奶裁奪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怎麼連影兒也不知道？』

說話間，劉老老已喫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躡唇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方纔你的意思，我已經知道了。論起親戚來，原該不等上門就有照應，纔是。但只如今家裏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

想不到是有的；我如今接着管事，這些親戚們又都不大知道；況且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給人也未必信。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遭兒和我張個口，怎麼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先拿了去用罷。」

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的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道艱難的；但只俗語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呢。』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哩！」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睬，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沒事，只管來逛逛，纔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起來了。

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了，拿了銀錢，跟着周瑞家的走到外邊。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倒不會說話了呢？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就是親姪兒也要說的和軟些兒。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姪兒來了呢？」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裏還說的上話來！」

二人說着，又到周瑞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子給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喫。周瑞家的那裏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

第五 送宮花

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環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說話兒去了。

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過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階兒上頑呢，看見周瑞家的進來，便知有話來回，因往裏撇嘴兒。

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見王夫人正和薛姨媽長節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裏間來，只見薛寶釵家常打扮，頭上只挽着鬢兒，坐在炕裏邊，伏在几上，和丫環鶯兒正在那裏描花樣子呢。見他進來，便放下筆，轉過身，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

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兄弟沖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裏的話；只因我那宗病又發了，所以且靜養兩天。』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呢？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醫治小小的年紀兒倒作下個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呢。』

寶釵聽說，笑道：『再別提起。這個病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喫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效驗兒。後來還虧了一個和尚，專治無名的病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裏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壯，還不相干，要是喫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個「海上仙方兒」，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他說犯了

時喫一丸就好了。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

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麼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着，說給人知道。要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兒，真把人瑣碎死了。東西藥料一概卻都有限，最難得是「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一天曬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笑道：「噯呀，這麼說就得三年的工夫呢！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麼着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裏有這麼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那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了，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裏，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的時候兒，拏出來喫一丸，用一錢二分黃柏煎湯送下。」

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人了，等十年還未必碰的全呢！」寶釵道：「竟好；自他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家裏帶了來，現埋在梨花樹底下。」

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也是那和尚說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怎麼着？」寶釵道：「也不覺什麼，不過只喘嗽些；喫一丸也就罷了。」

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裏頭？」周瑞家的忙出來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件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響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問：「太太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裏的花兒拿來。」

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裏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姐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兩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太太不知，寶丫頭怪着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

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裏曬日陽兒。周瑞家的問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爲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嗎？』金釧兒道：『可不就是他。』

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俗們東府裏的小蓉奶奶的品格兒。』金釧兒道：『我也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裏？』又問：『你父母在那裏呢？今年十幾了？本處是那裏的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嘆息了一回。

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着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卻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只見幾個小丫頭都在抱廈內默坐，聽着呼喚迎春的丫頭司棋和探春的丫頭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裏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姐妹在一處坐着，也進入房內。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頭們收了。

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裏，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頭們道：『在那屋裏不是？』

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裏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耍呢。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裏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要剃了頭

跟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來，要剃了頭，可把花兒戴在那裏呢？」

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嬛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刺」那裏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裏去了，叫我在這裏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道：「不知道。」

惜春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他和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必就是爲這個事了。」

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過了夾道子，從李紈後窗下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進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房門檻兒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的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裏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着躡手躡腳兒的往東邊屋裏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悄兒問道：「二奶奶睡中覺呢嗎？也該請醒了。」奶子笑着撇着嘴搖頭兒。

正問着，只聽那邊微有笑聲兒，卻是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響，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人舀水。平兒便進這邊來，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給他看，道：「送花兒來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抽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裏拿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吩咐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戴的；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

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孩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孩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裏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去，什麼事情，這麼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差事，手裏是什麼東西？」

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偏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枝花兒給姑娘奶奶們去，這還沒有送完呢。你今兒來，一定有什麼事情？』他女孩兒笑道：『你老人家倒會猜，一猜就猜着了！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因前兒多喝了點子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麼叫人放了把邪火，要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裏，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量，商量討個情分，不知求那個可以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這算什麼大事？忙的這麼着，你先家去等。我送下林姑娘的花兒就回去。這會兒，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呢。』他女孩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罷，小兒家沒經過什麼事，就急的這麼個樣兒！』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

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裏，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叫我送花兒來了。』

寶玉聽說便說：『什麼花兒？拿來，我瞧瞧。』一面便伸手接過匣子來看時，原來是兩枝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都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呀。』

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也不敢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裏，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裏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

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娘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喫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裏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自來看。』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

原來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上只求求鳳姐便完了。

至掌燈時，鳳姐卸了妝，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僭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兒。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有什麼事沒有？』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礙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的誠心，叫你散蕩，散蕩別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探春等姊妹們也都定省畢，各歸房無話。

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媳婦秦氏，婆媳兩個，帶着多少待妾丫嬛等接出儀門。

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拉了寶玉，同入上房裏坐下。秦氏獻了茶，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拿什麼孝敬我？有東西就獻上來罷。我還有事呢。』尤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老人家了。』

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道：『大哥哥今兒不在家麼？』尤氏道：『今兒出城請老爺的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裏作什麼？何不出去逛逛呢？』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二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他在這裏書房裏坐着呢。爲什麼不瞧瞧去？』

寶玉便要去見尤氏，忙吩咐人：『小心伺候着，跟了去。』鳳姐道：『既這麼着，爲什麼不請進來，我也見見呢？』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比不得僭們家的孩子，胡打海摔的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沒見

過你這樣「潑辣貨」，還叫人家笑話死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他就罷了，他敢笑話我！」賈蓉道：「他生的靚，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啐道：「呸！扯操！他是一「哪吒」，我也要見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打你頓好嘴巴子！」賈蓉溜湫着眼兒，笑道：「何苦嬌子又使利害，我們帶了來就是了。」

鳳姐也笑了，說着出去。一會兒果然帶了個後生來，比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更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些女兒之態，靚腆含糊的向鳳姐請安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攥了這孩子的手，叫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鐘。

早有鳳姐跟的丫頭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和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拏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鏢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

一時喫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兒。

那寶玉自一見秦鐘，心中便如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個獸想，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裏，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但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

「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

那秦鐘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凡，更兼金冠繡服，豔婢姣童，「果然怨不得姐姐素日提起來就誇不絕口。我偏偏生於清寒之家，怎能和他交接，親厚一番，也是緣法……」

二人一樣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鐘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話，越覺親密起來了。

一時，捧上茶菓喫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喫酒，把菓子擺在裏間小炕上，我們那裏去，省了鬧的你們不安。』於是二人進裏間來喫茶。秦氏一面張羅鳳姐喫菓酒，一面忙進來囑咐寶玉道：『寶二叔，你姪兒年輕，倘或說話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別理他；他雖靦腆，卻脾氣拐孤，不大隨和兒。』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咐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兒去了。

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喫什麼，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尙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有些進益。』

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讀書。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裏子弟太多，恐怕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为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也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裏的老爺商議引薦，因這裏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子小事來絮聒。二叔果然度量姪兒，或可磨墨洗硯，何不速速作成，彼此不致荒廢，既可以常相聚談，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

寶玉道：『放心，放心。俗們回來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今日你就回家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

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喫這東道。一面又喫了晚飯。

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哥兒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裏人這樣，還了得嗎？』

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出來了，纔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喫，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人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以後不用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

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莊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

尤氏等送至大廳前，見燈火輝煌，衆小廝們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裏的焦大太爺，眼裏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

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住，便罵了幾句，叫人『捆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再問他還尋死不尋死！』

那焦大那裏有賈蓉在眼裏，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

牛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偕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鳳姐在車上和賈蓉說：『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裏，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不笑話偕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了是。

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番網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偕們一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衆小廝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魄喪，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

鳳姐和賈蓉也遙遙的聽見了，都裝作沒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這是什麼話？』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裏胡謔，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沒聽見，還到細問等！我回了太太，看是搥你不搥你！』嚇得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呢！等回去，偕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到家學裏去說明了，請了秦鐘學裏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

第六 金鎖

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約秦鐘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讚秦鐘人品行事，最是可人憐愛的。鳳姐又在一旁幫着說：『改日秦鐘還來拜見老祖宗呢。』說的賈母喜歡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一同過去看戲。

賈母雖高年，卻極有興頭。後日，尤氏來請，遂帶了王夫人、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王夫人本好清淨，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罷。

卻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還要回去看戲，又恐攪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看視，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恐怕遇見別事纏繞；又怕遇見他父親，更爲不妥。寧可繞個遠兒，當下衆嬖嬖丫頭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會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嬖嬖丫頭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兒，便向東北邊繞過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着，一個抱着腰，一個拉着手，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你了！』說着，又嘮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嬖嬖叫住，因問：『你們二位是往老爺那裏去的？不是？』二人點頭道：『是。』又笑着說：『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裏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

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管庫房的總領吳新登和倉上的頭目名叫戴良的，同着幾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帳房裏出來，一見寶玉，趕忙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

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含笑伸手叫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裏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

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進薛姨媽屋裏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嬛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一把拉住，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沏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沒在家麼？』薛姨媽嘆道：『他是一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裏肯在家一日呢！』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裏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裏比這裏暖和，你那裏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

寶玉聽了，忙下炕來。到了裏間門前，只見弔着半舊的紅綢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的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線的坎肩兒，葱黃綾子棉裙，一色兒半新不舊的，看去不見奢華，惟覺雅淡。

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看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寶玉道：『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下，即令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姑娘安。又問別的姐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纒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纒，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塊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過，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過去，便從頂上摘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

寶釵看畢，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裏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發默作什麼？」鶯兒也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

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及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

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鑿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沈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裏面大紅襖兒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識：「不離不棄，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和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噴着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裏來。

寶玉此時與寶釵挨肩坐着，只聞一陣陣的香氣，不知何味，遂問：「姐姐薰的是什麼香？我竟沒聞過這味兒。」寶釵道：「我最怕薰香，好好兒的衣裳，爲什麼薰他？」寶玉道：「那麼着，這是什麼香呢？」寶釵想了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喫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麼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九嚐嚐呢。」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喫的。」

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完，黛玉已搖搖擺擺的進來；一見寶玉，便笑道：「哎，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笑道：「這是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這是什麼意思？」黛玉道：「什麼意思呢？來呢，一齊來不來，一個也不來。今早他來，明兒我來，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呢？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有什麼不解的呢？」

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襟掛子，便問：『下雪了麼？』地下老婆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蓬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走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

寶玉的奶母李嬭嬭便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時候兒，就在這裏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兒罷。姨太太那裏擺茶呢。我叫丫頭去取了斗蓬來，說給小兒們散了罷。』寶玉點頭。李嬭嬭出去命小廝們：『都散了罷。』

這裏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食，留他們喝茶，喫菓子。寶玉因誇前日在東府裏珍大嫂子的「好鵝掌」，薛姨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來給他嚐。寶玉笑道：『這個就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酒來。

李嬭嬭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好媽媽，我只喝一鍾。』李嬭嬭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喝一罈呢！不是那日我眼錯不見，不知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喜歡，給了你一口酒喝，葬送的。我挨了兩天罵——姨太太不知道他的性子呢，喝了酒更弄性。有一天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喝，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喝，何苦我白賠在裏頭呢？』

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喝你的去罷。我也不許他喝多了，就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喫一杯糖糖寒氣。』那李嬭嬭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喫酒去。

這裏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喝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喫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要熱喫下去，發散的就快；要冷喫下去，便凝結在內，拿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呢。快別喫那冷的了。』

寶玉聽這話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黛玉嗑着瓜子兒，只管撮着嘴兒笑。可巧黛玉的丫頭雪雁走來，給黛玉送小手爐兒。黛玉因含笑問他：『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裏就冷死我了呢？』雪雁道：『紫

鵲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了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樣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呢！』

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笑了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理他。薛姨媽因笑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他們惦記着你倒不好？』

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裏，倘或在別人家，那不叫人家惱嗎？難道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兒的打家裏送了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麼輕狂慣了的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些想頭，我就沒有這些心。』

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嬈嬈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姐妹們說說笑笑，那裏肯不喫，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喫兩杯就不喫了。』李嬈嬈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着問你的書。』

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道：『別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只說姨媽這裏留住你。——這媽媽他又該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的推寶玉，叫他賭賭氣，一面咕囁說：『別理那老貨，俗們只管樂俗們的。』

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爲人，說道：『林姐兒，你別助着他了。你要勸他，只怕他還聽些。』黛玉冷笑道：『我爲什麼助着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喫，如今在姨媽這裏多喫了一口，想來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裏是外人，不當在這裏喫也未可知。』

李嬈嬈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的，這個顰丫頭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

薛姨媽一面笑着，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到這裏，沒好的給你喫，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裏，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喫，有我呢；索性喫了晚飯去，要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姨媽陪你喫兩杯，可就喫飯罷。』

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嬈嬈因吩咐小丫頭：『你們在這裏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裳就來。』悄悄的回薛姨媽道：『姨太太別由他儘着喫了。』說着，便家去了。

這裏雖還有兩三個老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媽走了，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喜歡。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喫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筍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幾碗，又喫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喫完了飯，又醞醞的喝了幾碗茶。薛姨媽纔放了心，雪雁等幾個人也喫了飯，進來伺候。

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偕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

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猩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等我自己戴罷。』

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給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顛巍巍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詳了一會，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

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兒。』寶玉道：『我們倒等着他們，有丫頭們跟着就是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女人送了他兄妹們去。

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喜歡；因見寶玉喫了酒，遂

自回房中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又令人好生招呼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了，想是有事又出去了。』

寶玉踉蹌着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兒。』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擲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算呢！』

寶玉方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裏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裏過那府裏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恐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上高梯，貼了半天，這會子還凍的手僵着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拉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

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的這樣好了！明兒也替我寫個匾。』寶玉笑道：『你又哄我了。』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裏間炕上努嘴兒，寶玉看時，見襲人和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啊，這麼早就睡了。』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喫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兒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喫，和珍大奶奶要了，只說我晚上喫，叫人送來的，你可見了沒有？』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就知道是我的，偏纔喫了飯，就擱在那裏，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喫了，拿去給我孫子喫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

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嘆：『林妹妹喝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嘆呢。』

寶玉喫了半盞，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問茜雪道：『早起沏了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這會子怎麼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留着來着，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喝了去了。』

寶玉聽了，將手中茶杯順手往地下一摔，豁琅一聲，打了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

『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兒喫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出去，大家乾淨！』說着，立刻便要回去回賈母。

原來襲人未睡，不過是故意兒裝睡，引着寶玉來，慚他頑要，先聽見說字，問包子，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勸。

早有賈母那邊的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了。』一面又勸寶玉道：『你誠心要攆他，也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如就勢兒連我們一齊攆了。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

寶玉聽了，方纔不言語了。襲人等便攙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錫澀，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絹子包好，擗在褥子底下，恐怕次日帶時，冰了他的頸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嬾嬾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着了，方放心散去。

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鐘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鐘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喜歡，便留茶留飯，又叫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鐘，是這樣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給了一個荷包和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意』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冷熱不便，只管住在我們這裏，只和你寶二叔在一處，別跟着那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鐘一一的答應，回家稟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司郎中，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年至五旬時，尚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下個女兒，小名叫做可兒，又起個官名。

叫做兼美；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

秦邦業卻於五十三歲上得了秦鐘，今年十二歲了，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現今之老儒賈代儒，秦鐘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澀，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因是兒子的終身大事所關，說不得東併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鐘，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

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鐘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到了這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牀沿上發悶，見寶玉起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喜歡了？難道怕我上學去，撻的你們清冷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念書是很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了，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候兒想着書，不念的時候兒想着家，總別和他們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功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好歹體諒些。』

襲人說一句，寶玉答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兒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裏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脚爐，手爐，也交出去了，你可逼着他們給你籠上。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裏，長和林妹妹一處頑頑兒去纔好。』

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不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

這日，賈政正在書房中和清客相公們說閒話兒，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去。賈政冷笑道：『你要再提一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經看仔細站腌臢了我這個地，靠腌臢了我這個門！』衆清客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了，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

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是寶玉奶姆的兒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裏，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長進的東西算賬。』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經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起來退出去。

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等他們出來同走。李貴等一面揮衣裳，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個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

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鐘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喫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嘮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樣不去辭你寶姐姐來呢？』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鐘上學去了。

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師者，卽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鐘，一住三五天，和自己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鐘在榮府裏便慣熟了。



第七 秦可卿之死

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沒見添病，也沒見大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要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喫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

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喫了早飯，來到寧府裏，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什麼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於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麼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嬌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餠的山藥糕，我喫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似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裏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嬌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

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着呢。』

於是鳳姐兒喝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兒

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

於是鳳姐兒起身回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太太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瞧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裳，歇歇去罷。」

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爲身染重疾，寫書來特接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不消絮說，自然要妥貼的。作速擇了日期，賈璉同着黛玉辭別了衆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

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和平兒燈下擁爐，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計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嬌娘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來相好，我捨不得嬌娘，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嬌娘，別人未必中用。」

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嬌娘，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

鳳姐聽了此話，心胸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嬌娘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遠保全了。卽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無患了。」

鳳姐便問道：『什麼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趕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已物可以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爲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若不早爲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

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娘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

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出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傷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陸親密，下一輩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

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單，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不覺的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着，問是怎麼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

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嘸氣的人，那裏不乾淨。二則夜裏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邊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裏面哭聲搖振山岳。

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氣疼的舊症，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

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璠、賈珩、賈琛、賈瓊、賈璘、賈蓆、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藜、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

正說着，只見秦邦業、秦鐘、尤氏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秦珍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蓆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衆僧人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死鬼魂，另設一壇於天香樓，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

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木店裏有一副板，說是鐵網山上出的，作了棺材，萬年不壞的。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原係忠義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用。現在還封在店裏，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要，就抬來看看。』

賈珍聽說甚喜，卽命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處買，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就是了。』

賈珍聽說，連忙道謝不盡，卽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

忽又聽見秦氏之丫嬛——名喚瑞珠——見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此事更爲可罕，合族都稱歎。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一併停靈於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嬛名寶珠的，因秦氏無出，乃願爲義女，請任捧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卽時傳命從此皆呼寶珠爲小姑娘。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

於是合族人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鬻門監生，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可巧這日正是七首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待，讓坐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

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裏，你知道，僧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僧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

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着：

『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

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

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裏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準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說：『待服滿，親帶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

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帶着姪女史湘雲來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

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一條寧國府街上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

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喪，四大部洲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沙門僧錄司正堂萬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

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裏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

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妥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裏面無人的話告訴

了他。

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這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忙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裏來。

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裏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婆娘唵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

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多事，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拄拐，扎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拏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娘、大妹妹。』

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笑說道：『嬸娘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裏頭着實不成體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娘家，只和你二嬸娘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

賈珍笑道：『嬸娘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裏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嬸娘不看姪兒和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着，流下淚來。

王夫人心中心中爲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着鳳姐出神。

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裏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

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裏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着，就作揖。鳳姐連忙還禮不迭。

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的『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樣辦就怎麼樣。要什麼，只管拏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裏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

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大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裏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

賈珍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裏，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裏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說：『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纔出去。

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得去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

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中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鈴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能不先理出個頭緒來。

第八 鳳姐弄權

寧國府中都總管賴陞聞知裏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小心伺候纔好。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別把老臉面擲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說的是。』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裏頭也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

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呈文經文榜紙，票上開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旺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

鳳姐卽命彩明釘造冊簿，卽時傳了賴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賴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

那寧國府中老婆媳婦早已到齊，只見鳳姐和賴陞媳婦分派衆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鳳姐和賴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諸事由得你們，再別說你們這府裏原是這麼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一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說罷，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

一時看完，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親友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的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

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的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要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一總支了來，交給你們八個人，然後按我的數兒往各處分派。這二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房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於痰盒，揮子等物，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的賠補。賴陸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拿了來回我，你要徇情，叫我查出來，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算賬。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的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還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僭們大家辛苦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

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茶葉油燭，鷄毛揮子，掃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氈席，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的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去，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概都蠲了。

鳳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過來。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廈內單預備。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廈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女眷來往，也不迎送。

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付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閣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燄口，拜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繡衣，鞞紅鞋，在靈前默誦

『接引』諸咒——十分熱鬧。

那鳳姐知道今日的客不少，寅正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喝了幾口奶子，漱口已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綽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

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照着，簇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着請安。鳳姐款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請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下，放聲大哭。於是裏外上下男女都接聲嚎哭。

賈珍尤氏忙令人勸止，鳳姐纔止住了哭。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廈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友上的一人未到，即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誤了！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奴才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往裏探頭兒。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卻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家的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帖兒遞上。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府對牌發下。王興家的去了。

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問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着，將帖子摔下來。那二人掃興而去。

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便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子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

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

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了好！』登時放下臉來，叫：『帶出去打他二十板子！』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

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賴陞革他一個月的錢糧，吩咐：『散了罷。』衆人各自辦事去了。那被打的也含羞飲泣而去。

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於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俱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衆，恐秦鐘受委屈，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吃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吃什麼？還是那邊跟着老太太吃了來的。』說着，一面歸坐。

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

一時登記交牌。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麼好？』鳳姐笑道：『依

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僧們家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書房，也是沒法兒。』鳳姐笑道：『你請我請兒，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裏的時候，自然有了。』

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

寶玉聽說，便挨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痛，還攔的住你這麼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裱糊紙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給他看。

正鬧着，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叫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回來。二爺打發奴才來報個信兒，請安討老太太的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裳帶幾件去。』

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

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僧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麼樣呢！』說着，蹙眉長歎。

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不及細問，賈璉心中七上八下，待要同去，奈事未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又叫進昭兒來，細問一路平安，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收拾，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給昭兒，又細細兒的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些伏侍，別惹你二爺生氣，時常勸他少喝酒，別勾引他認得混帳女人，我知道了，回來打折了你的腿。』昭兒笑着答應出去。那時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生，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之所，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

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就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一早，趕忙的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發引日期在邇，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

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邢王二夫人又去弔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並帶往之物，又兼迎春染疾，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的啓帖，講論症源，斟酌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因此忙的鳳姐茶飯無心，坐臥不寧。到了寧府裏，這邊榮府的人跟着回到榮府裏，那邊寧府的人又跟着。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的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不稱歎。

這日伴宿之夕，親朋滿座，尤氏猶臥於內室，一切張羅款待都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言語鈍拙的，也有舉止輕浮的，也有羞口羞脚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越顯得鳳姐洒爽風流，典則俊雅，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了。那裏還把衆人放在眼裏，揮霍指示，任其所爲。

那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捧喪駕靈，十分哀苦。

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尙德；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

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寧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錕；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子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接連一帶，擺了有三四里遠。

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

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政、賈珍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着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

鳳姐因惦记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和女孩兒似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偕們姐兒兩個同坐車，好不好？』寶玉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

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來，下馬扶車，回道：『這裏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邢王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着轎馬，岔出人羣，往北而來。寶玉忙命人去請秦鐘。

那時秦鐘正騎着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鐘還看着寶玉所騎的馬，搭着鞍籠，隨着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寶玉、鳳姐同一車，自己也帶馬趕上來，同入一莊門內。那莊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迴避。那些村姑野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鐘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

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會意，因同秦鐘帶了小廝們各處遊玩。凡莊家動用之物，俱不會

見過的，寶玉見了，都以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廝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色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兒越發以為希奇。小廝們又說：『是紡線織布的。』寶玉便上炕搖轉，只見一個村莊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廝忙上來么喝。寶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沒有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不會轉，等我轉給你瞧。』秦鐘暗拉寶玉道：『此鄉大有意趣。』寶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線來，果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喫了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莊戶人家。那婦人等忙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線之女，走不多遠，卻見這二丫頭懷裏抱了個小孩子，同着兩個小女孩子，在村頭站着，瞅他。寶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車上，只得眼角留情而已。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蹤跡了。

說笑間，已趕上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中僧衆，擺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為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坐住的，也有告辭的，一一謝了。乏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末方散盡了。裏面的堂客，皆是鳳姐接待。先從誥命散起，也到未正上下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親本族，等做過三日道場方去的。

那時那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便要帶了寶玉同進城去。那寶玉乍到郊外，那裏肯回去，只要跟着鳳姐住着；王夫人只得交與鳳姐而去。

原來這鐵檻寺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的，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停靈，其中陰陽兩宅

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爲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道艱難的，便住在這裏了。有那有錢有勢，尙排場的，只說這裏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莊，或尼庵——尋個下處，爲事畢宴退之所。

卽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也有在鐵檻寺的，也有別尋下處的。鳳姐也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靜虛說了，騰出幾間房來預備。原來這饅頭庵和水月寺一勢，因他庵裏所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

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們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衆人，帶着寶玉、秦鐘往饅頭庵來。只因秦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所以秦鐘只跟着鳳姐、寶玉。

一時到了庵中。靜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的水靈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裏去？』靜虛道：『可是這幾日因胡老爺府裏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裏，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就沒得來請奶奶的安。』

鳳姐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伴。此時衆婆子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丫頭。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裏求太太，先請奶奶的示下。』鳳姐問道：『什麼事？』

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庵裏出家的時候兒，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的女孩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裏來進香，不想遇見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少爺。那李少爺一眼看見金哥，就愛上了，立刻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公子的聘定，張家欲待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

已有了人家了。誰知李少爺一定要娶。張家正在沒法，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聽見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就來吵鬧，說：「一個女孩兒，你許幾家子人家兒！」偏不許退定禮，就打起官司來。女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找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和府上相好，怎麼求太太和老爺說說，寫一封書子，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要是肯行，張家那怕傾家孝順，也是情願的！」

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些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

靜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歎道：「雖這麼說，只是張家已經知道求了府裏！如今不管，張家不說沒工夫，不希圖他的謝禮，倒像府裏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是的！」

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

老尼聽說，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縴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兒，我一個錢也不要。就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罷了。」

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的了我？我既應了你，自然給你了結啊。」老尼道：「這點子事，要在別人，自然忙的不知怎麼樣；要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奶一辦的。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這樣才情，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只是奶奶也要保重貴體些纔是。」一路奉承，鳳姐越受用了，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

第九 大觀園

且說秦鐘寶玉二人跟着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和秦鐘念夜書，偏偏那秦鐘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回來時便咳嗽傷風，飲食懶進，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

那鳳姐卻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那守備無奈何，忍氣吞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的父母，卻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自盡。那守備之子，誰知也是個情種，聞知金哥自縊，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

這裏鳳姐卻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爲，諸如此類，不可勝數。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嚇的賈赦賈政一千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撒去案席，擺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勅，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喫茶，便乘馬去了。

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來頭，只得卽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

有兩個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的命，就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呢。』

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竚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底。

賴大稟道：『奴才們只在外朝房伺候着，裏頭的信息一概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偕們家的大姑奶奶封爲鳳藻宮尙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也這麼吩咐。如今老爺又往東宮裏去了，急速請太太們去謝恩。』

賈母等聽了，方放下心來，一時皆喜見於面。於是都按品大裝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並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蓋賈蓉奉侍賈母前往。

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歡天喜地。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自從黛玉走後，寶玉本已茶飯無心，後來幸得了一個秦鐘，異常親熱。不意近日秦鐘忽染了疾病，因此寶玉心中更覺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的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發了。

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寶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也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累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停妥。

賈璉這番進京，若按站走時，本該出月到家；因聽見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寶玉只問了黛玉好，餘者也就不在意的。好容易盼到明日午牌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

寶玉細看那黛玉時，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

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因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揮塵，不知可賜光臨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頭參見畢，端上茶來。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辛苦。

鳳姐道：「我那裏管的上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給個棒槌，我就拿着認作針了；臉又軟，攔不住人家給兩句好話兒，況且又沒經過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點不舒服，就嚇的也睡不着了。我苦辭過幾回，太太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那裏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僭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罵槐」的抱怨。一坐山看虎鬪，「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了油瓶兒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本事！況且我又年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把我攔在眼裏，更可笑那府裏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天，我再四推辭，太太做情應了，只得從命，到底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見了他，好歹賠釋賠釋，就說我年輕，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呢？」

說着，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剛走了個對臉兒，長得好齊整模樣兒。我想僭們家沒這個人哪，說話時問姨媽，纔知道是打官司的那小丫頭子，叫什麼香菱的，竟

給薛大傻子作了屋裏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

鳳姐把嘴一撇道：『哎！往蘇杭走了一趟回來，也該見點世面了，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換了他來，好不好？那薛老大也是一喫着碗裏瞧着鍋裏』的。這一年來的時候，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姑媽打了多少饑荒。姑媽看着香菱的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因他做人行事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兒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纔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給他做了屋裏人，過了沒半月，也『沒事人一大堆』了！

一語未了，二門上的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裏等着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

這裏鳳姐因問平兒：『方纔姑媽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裏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你瞧，旺兒嫂子越發連個算計兒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那項利銀，早不送來，晚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裏碰見了，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叫二爺要，是知道了，偕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裏的還要撈出來花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着膽子花麼？所以我趕着接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爲什麼當着二爺，我纔只說香菱來了呢？』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姑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刺巴兒的打發個屋裏人來，原來是你這蹄子鬧鬼！』

說着，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卻不敢任興。正喝着，見賈璉的乳母趙嬷嬷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喫酒，讓他上炕去。趙嬷嬷執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沿設下一几，擺一脚踏。趙嬷嬷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几上自喫。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個，沒的倒硌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喫，你怎麼不拿了去趕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

趙嬷嬷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爲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裏，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裏說的好，到了眼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趾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落空。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着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

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卻看着是「內人」，一樣呢！』

說着，滿屋裏人都笑了。趙嬷嬷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要說「內人」與「外人」，這些混帳事，我們爺是沒有的，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僭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嬷嬷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喝一鍾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

賈璉此時不好意思，只是赧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喫，還要到珍大爺那邊去商量事呢。』鳳姐道：『可是別誤了正事！剛纔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是當今的恩典呢！從來聽書聽戲，古時候兒也沒有！』趙嬷嬷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呢？』

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

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裏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所以啓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椒房眷屬入宮請候。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諭旨，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尚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裏動了工，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了？」

趙嬪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偕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姑奶奶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麼，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有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偏的沒趕上！」趙嬪道：「噯，那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偕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化的像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嬪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俗語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好世派——獨他們家接駕四次，要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糞土，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嬪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

正說着，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喫完了飯，不會。鳳姐便知有事等他，趕忙的喫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裏蓉薺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因亦止步。

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接着東府裏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細商量。』賈蓉忙應幾個是。

賈薺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賴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去，所以叫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薺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設在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裏頭卻有藏掖的。』賈薺笑道：『只好學着辦罷咧。』

賈蓉在燈影兒後頭悄悄的拉鳳姐兒的衣裳襟兒，鳳姐會意也悄悄的擺手兒，佯作不知，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僭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這麼大了，沒喫過豬肉，也見過豬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真的叫他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這是自然，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薺道：『剛纔也議到這裏，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裏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萬存着，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帳的使用。』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薺道：『既這麼着，我有兩個妥當人，你就帶了去辦。這可便宜你。』賈薺忙陪笑道：『正要和孀娘討兩個人呢。』

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嬾嬾。

彼時趙嬾嬾已聽厭了，平兒忙笑着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笑向鳳姐道：『你老人家要什麼，開個賬兒帶去，按着置辦了來。』鳳姐笑着啐道：『別放你娘的屁，你拿東西換我的人情來了嗎？我很不希罕你那鬼鬼祟祟的！』說着一笑去了。

這裏賈薈也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倒先學會了這把戲。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

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的家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們，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的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條小巷界斷不通，然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聯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了來的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湊成一處，省許多財力。大概算計起來，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

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賴陞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調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

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薺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

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煙在二門影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煙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的，怎麼就說不中用了呢？』茗煙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特來告訴我的。』

寶玉聽畢，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裏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煙等跟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嚇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娘，嫂子並幾個姐妹都藏之不迭。

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易簣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的哭起來。李貴忙勸道：『不可。秦哥兒是弱症，怕炕上硤的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泛些。哥兒這一哭，倒添了他的病了。』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蠟，合目呼吸，展轉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哥，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鐘不睬。

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

一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

賈政聽了，沈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行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

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對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

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將來再擬。』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憂傷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子裏來頑耍。此時也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和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呢。一會子老爺就來了。』

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煙跑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看見賈政引着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旁站住。

賈政近來聞得代儒稱讚他專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卻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旁邊侍立。賈珍道：『你且把園門關上，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

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甯瓦泥鰲脊，那門欄窗櫺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下面白石台階，鑿成西番蓮花樣，左右一望，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砌成紋理，不落宮麗俗套。自是喜歡，遂命開門進去，只見一帶翠嶂擋在前面。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裏！』

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情，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也知

此意。

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聽見古人說：『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這裏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不過是探景的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徑通幽』這舊句在上，倒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

說着，進入石洞，只見佳木龍葱，奇花爛熳，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但見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

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

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醜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況此處旣爲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才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

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隄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了一番。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

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裏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牀兒椅案。從裏間房裏又有一小門出去，卻是後園。有大株梨花，闊葉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

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至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睢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罷。』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是個輕薄東西！』衆客道：『議論的是，也無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說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等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沒有？』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次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煙尙綠，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

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

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宗？現今得了幾宗？尚欠幾宗？」賈璉見問，忙向靴箱內取出靴掖裏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看，了一看，回道：「妝蟒灑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一百掛，金絲籐紅漆竹簾一百掛，黑漆竹簾一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牀裙，枕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

一面說，一面走，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椹柘，各色稚樹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

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卻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

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旁有一石，亦為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為妙。」

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樣雀鳥，只養些鵝鴨鷄之類，纔相稱。」賈政與衆人都說：「好。」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卻是甚麼字樣好呢？」

大家正想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話，便說道：『舊詩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便俗陋不堪了。唐人詩裏還有「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

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畜生！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敢在老先生們跟前賣弄！方纔任你胡說，也不過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衆人步入茆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卻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了。』

賈政聽了道：『咳！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呢！——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

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怕他討了沒趣，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哥兒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要問呢？天然者，天之自成，不是人力之所爲的。』寶玉道：『卻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遠無隣村，近不負郭，背山無脈，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那及前數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呢？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恐非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卽百般精巧，終不相宜。』

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攆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巴！』寶玉嚇的戰兢兢的半日，只得念道：

『新綠漲添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入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茶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到薔薇院，傍芭蕉塢裏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背謬了。』秦人舊舍，是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

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也可以進去的。』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加清溜，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

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樹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嶺，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

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茗操琴，也不必再焚香了！此造卻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蘭麝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一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院泣斜陽」句。衆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沈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旁，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道，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豆蔻詩猶豔，睡足荼蘼夢亦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

說着，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只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

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

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那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題詠，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

窮了；再要作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

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略觀大概。』

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

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脚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

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樹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

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想亦有之。』寶玉云：『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領教妙解！』

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

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隔一隔，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隔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條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條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樞成的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讚：「好精緻！難爲怎麼做的！」原來賈政走進來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隔斷。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的形相一樣，卻是一架大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

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裏出去，就是後院，出了後院，倒比先近了。」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廚，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只見清溪前阻。衆人詫異：「這水又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間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凹裏引到那村莊裏，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

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跟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於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於此極！」於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裏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看老太

太怙記你。難道還逛不足麼？」寶玉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廝上來抱住，說道：「今日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遍，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要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強，今兒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人道：「誰沒見那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着，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着他，見他來了，知道不會難爲他，心中自是喜歡。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必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黛玉聽說走過來一瞧，果然一件沒有，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破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咐他沒做完的香袋兒，拿起剪子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趕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工，卻也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卻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裏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下來了，遞與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東西？我何從把你的東西給人來着？」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鉸，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說着，擲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氣的哭了，拿起荷包又鉸。寶玉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擗開手！」說着，賭氣上牀，面向裏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姑娘房裏。」賈母聽說道：「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兒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鬆泛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衆人答應着。

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裏，我跟你到那裏。」一面仍拿着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

說着，嗤的一聲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

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也在那裏。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薈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了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衆女人們——如今皆是幡然老嫗——着他們帶領管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就令賈薈總理。

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

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若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性傲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叫書啓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

第十 賈妃省親

直到十月裏纔全備了；監辦的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兔，以及鷄、鵝等——亦已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薈那邊也演出二三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誦經。於是賈政略覺心中安頓，遂請賈母到園中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合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也不能好生過了。

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閒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煙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會睡。

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妝。大觀園內，帳舞蟠龍，簾飛繡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靜悄悄無一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見一個太監騎着匹馬來了。賈政接着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和太太且請回房，等到了時候再來，也還不遲。』

於是賈母等自便去了，園中俱賴鳳姐照料。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喫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來，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鳳翼龍旌，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鵝黃繡鳳轎，輿緩緩行來。

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來。將那轎輿抬入大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着元春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燈匾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

卻說賈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卻用各色綉綾紙絹及通草爲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諸燈，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爭輝，水天煥彩，真是琉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了。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蓼汀花溆』四字。

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溆』四字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富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因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

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爲幼弟，賈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不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元妃口傳教授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於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卻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

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坐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上寫着『天仙寶境』四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於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鱗，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

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禮儀太監請升座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赦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陞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

茶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鳳迎探惜等俱在旁垂淚無言。

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這時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

賈母等讓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嬛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啓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即命請來相見。

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元妃降旨免過，上前各敘闊別。又有原帶進宮的丫嬛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入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不免敘些久別的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行參等事。

元妃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蠶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啓道：『臣草芥寒門，鳩羣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華，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伏願聖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爲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待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

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即賜名爲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

元妃因問：『寶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啓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於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

尤氏鳳姐等上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華麗，一樁樁點綴新奇。元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既而來至正殿，

降諭免禮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捧羹把盞。

元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喜者賜名。因題其園之總名曰：

『大觀園』

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澣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飛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洲、荇葉渚……等名；匾額有：『梨花春雨』、『桐剪秋風』、『荻蘆夜雪』……等名。又命

衆姐妹各賦詩一首，命寶玉就瀟湘館等四處各賦五言律一首。

那時賈薔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單來。』

賈薈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

少時，點了四齣戲：第一齣『豪宴』，第二齣『乞巧』，第三齣『仙緣』，第四齣『離魂』。

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略節。元妃從頭看了無話，卽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發放。

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綢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鏤十錠，吉慶有餘銀鏤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鏤二對，寶玉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鏤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鏤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青錢五百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頭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鏤一對。其餘彩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青錢三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

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元妃不由的滿眼又滴下淚來，卻又勉強笑着，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

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元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裏衆人好不容易將賈母及王夫人勸住，攙扶出園去了。

第十一 襲人的奸詐

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閒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

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喫年茶，晚上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

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裏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喫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

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條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聞於巷外，弟兄子姪，互爲獻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語，獨有寶玉，見那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並丫頭姬妾鬼混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裏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上纔散，因此偷空兒，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的，或賭或飲都私自

散了，待晚上再來；那些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裏瞧熱鬧兒去了。

寶玉到了外邊，卻找着茗煙，二人悄悄地竟往襲人家去。

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喫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

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爲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煙：『還有誰跟了來了？』茗煙笑道：『別人都不知道。』襲人聽了，復又驚慌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人，或是遇見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失閃，這也是頑得的嗎？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呢！都是茗煙調唆的，等我回去告訴嬷嬷們，一定打你個賊死！』茗煙撇了嘴道：『爺罵着打着，叫我帶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要不我們回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經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乾淨，爺怎麼坐呢？』襲人的母親也早迎出來了。襲人拉着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的臉上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子，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亂給他東西喫的。』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來，鋪在一個杌子上，扶着寶玉坐下，又用自己的脚爐墊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在寶玉懷裏，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着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喫之物，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趟。』說着，捻了幾個松瓤，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給他。

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悄問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誰哭來着？纔迷了眼，揉

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爲往這裏來，又換新衣裳，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裏去嗎？』寶玉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

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兒不是你來得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兒的罷！叫他們聽着作什麼？』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兒瞧瞧。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着了。』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僱一輛乾乾淨淨，嚴嚴緊緊的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爲不妨，爲的是碰見人。』

花自芳忙去僱了一輛車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給茗煙，又把些錢給他買花炮放，叫他：『別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說着，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車，放下車簾。茗煙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煙命住車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和二爺還到東府裏混一混，纔過去得呢，看人家疑惑。』花自芳聽說有理，忙把寶玉抱下車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於是仍從後門進來。

卻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嬛們都索性姿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兒。偏奶母李嬭嬭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丫嬛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歎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嬭嬭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腌臢，這是他的房子，由着你們糟塌，越不成體統了！』

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嬭嬭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着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嬭嬭，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喫多少飯？什麼時候睡覺？』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

李嬷嬷又問道：『這盞碗裏是酪，怎麼不送給我喫？』說畢，拿起就喫。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

李嬷嬷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麼壞了腸子！別說我喫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了奶，喫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喫他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喫了，看他怎麼着！你們看襲人不知怎麼樣，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把酪全喫了。

又一個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給你老人家去，豈有爲這個不自在的？』李嬷嬷道：『你也不必裝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

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牀上不動。寶玉因問：『可是病了？還是輸了呢？』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喫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

一時換衣卸妝，寶玉命取酥酪來。丫嬛們回說：『李奶奶喫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留的是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因爲好喫，喫多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喫了倒好，攔在這裏白糟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喫，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炕。』

寶玉聽了，信以爲真，方把酥酪丟開，取了栗子來，自向燈下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姐姐。』

寶玉聽了，讚歎了兩聲。襲人道：『歎什麼？我知道你心裏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裏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

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爲見他實在好的很，怎麼也得他在偕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們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偕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

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沖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進他們來就是了。』

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宅大院裏，沒的我們這宗濁物倒生在這裏。』襲人道：『他雖沒這樣造化，倒也是嬌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兒似的。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妝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

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嗜了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歎道：『我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大見，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

寶玉聽這話裏有文章，不覺喫了一驚，忙擲下栗子，問道：『怎麼着，你如今要回去？』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量，叫我再耐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出我去呢。』

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麼贖你呢？』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這裏的家生子兒，我們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裏，怎麼是個了手呢？』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哪。』襲人道：『從來沒這個理，就是朝廷宮裏也有定例——幾年一挑，幾年一放——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們家。』

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要不放你呢？』襲人道：『爲什麼不放呢？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不肯放我出去，再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也還有的。其實我又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

比我強的多而且多。我從小兒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這會子又伏侍了你幾年，我們家要來贖我，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放我去呢。要說爲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使不得的。」

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裏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要，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俗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喫虧，就可以行得的；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教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肯行嗎？」

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呢……」乃歎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說着，便賭氣上牀睡了。

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喫，就剩了我，還值幾兩銀子，要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兒，喫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掬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能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了！」因此哭了一陣。

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人家兒，不過求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

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兒，也不能那麼尊重；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兩個又是那個光景兒，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別意了。

且說襲人自幼兒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栗子喫，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喫了，自己來推寶玉。

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自然不肯出去。」寶玉見這話頭兒活動了，便道：「你說說，我還要怎麼留你？我自己也難說了。」襲人笑道：「僧們兩個的好，是不用說了，但你要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那就是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了。」

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的；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風一吹就散了的時候兒，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憑你們愛那裏去，那裏去就完了。」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道：「好爺！我正爲勸你這些個更說的很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

襲人道：「第二件，你真愛念書也罷，假愛也罷，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嘴裏混批，只作出個愛念書的樣兒來，也叫老爺少生點兒氣，在人跟前也好說嘴。老爺心裏想着我家代代念書，只從有了你，不承

望不但不愛念書，——已經他心裏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面後混批評：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外號兒，叫人家「祿蠹」；又說：「只除了什麼『明明德』外，就沒書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你怎麼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刻刻的要打你呢？」

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候兒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信口胡說的，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呢？」襲人道：「再不許謗僧毀道的了。——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再不許弄花兒，弄粉兒，偷着喫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個愛紅的毛病兒了。」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罷。」

襲人道：「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要果然都依了，就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裏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望！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趣兒。」

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嫵嫵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

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的住，次後挨不住，只要睡，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喫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

第十二回 黛玉多疑

彼時黛玉自在牀上歇午，丫環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裏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裏，忙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喫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

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裏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

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裏，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偈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偈們在一個枕頭上罷。』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

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腌臢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給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枕上。二人對着臉兒躺下。

黛玉一回眼，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蹟，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道：『這又是誰的指甲搗破了？』寶玉倒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搗的，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絹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絹子替他擦了，啞着嘴兒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

帶出幌子來。就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作奇怪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朵裏，大家又該不得心淨了。」

寶玉總沒聽見這些話，只聞見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那麝着這香是從那裏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薰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兒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就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

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脅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見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裏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

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歎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他？」寶玉方聽出來，笑道：「方纔告饒，如今更說很了！」說着，又要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你不難，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

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偕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絹子蓋上臉。

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總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揚州有何古蹟，土俗，民風

如何。黛玉不答。

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你們揚州衙門裏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麼？』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眞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謊道：

『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

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來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裏都知道？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說。』寶玉又謊道：

『林子洞裏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兒是臘八兒了，世上的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裏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個來纔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了個能幹小耗子去打聽。

『小耗子回報：『各處都打聽了，惟有山下廟裏菓米最多。』老耗子便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子道：『米豆成倉，菓品卻只有五樣：一是紅棗，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聽了大喜，即時拔了一枝令箭，問：『誰去偷米？』一個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個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芋，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子應道：『我願去偷香芋。』

『老耗子和衆耗見他這樣，恐他不諳練，又怯懦無力，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這一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衆耗子忙問：『怎麼比他們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裏，叫人瞧不出來，卻暗暗兒的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嗎？』

「衆耗子聽了，都說：『妙卻妙，只是不知怎麼變？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子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子忙笑道：『錯了，錯了，原說變菓子，怎麼變出個小姐來了呢？』小耗子現了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玉』呢！』

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着寶玉，笑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派我呢！』說着，便擰寶玉，連連央告：『好妹妹，饒了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爲聞見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你還說是典故呢！』

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典故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典故。』寶釵笑道：『哦，是寶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裏的典故本來多麼，就只是可惜一件該用典故的時候兒，他就偏忘了。有今兒記得的，前兒夜裏的芭蕉詩，就該記得呀。眼面前兒的，倒想不起來。別人冷的了不得，他只是出汗。這會子偏又有了記性了！』

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裏，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揎他，可見老背晦了。』

寶玉忙欲趕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呢。他是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兒的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嬖嬖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兒！我抬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斯樣兒的，躺在炕上，見了我，也不理一理兒！一心只想裝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只聽你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了來的小丫頭子罷咧，這屋裏你就作起耗來了！好不好的，拉出去配一個』

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

襲人先只道李嬷嬷不過因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屈，禁不住哭起來了。

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辯，說病了喫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

李嬷嬷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裏還認得我了呢！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到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喫不着奶了，把我扔在一邊兒，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哭。

彼時黛玉寶釵等也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嬷嬷見他二人來了，便訴委屈；將當日喫茶，茜雪出去，和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

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帳，聽見後面一片聲嚷，便知是李嬷嬷老病發了，又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於人，排揎寶玉的丫頭，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嬷嬷，笑道：『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吵，你還要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倒不知規矩，在這裏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屋裏燒的滾熱的野鷄，快跟了我喝酒去罷。』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絹子。』

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強似受那些娼婦的氣！』

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裏的賬，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了！』

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沒瘋了，得罪他做什麼？既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犯不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穀我受的？還是拉扯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

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裏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儘着這麼鬧，可叫人怎麼過呢？你只顧一時爲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裏，遇着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的，大家什麼意思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勉強忍着。

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點汗兒，不叫他起來，自己端着給他，就枕上喫了，即令小丫頭們鋪炕。襲人道：『你喫飯不喫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啊。』

寶玉聽說，只得依他，看着他去了，簪環躺下，纔去上屋裏跟着賈母喫飯。飯畢，賈母猶欲和那幾個老管家的嫵嫵鬪牌，寶玉惦記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尙早。

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屋裏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牀底下堆着錢，還不穀你輸的？』麝月道：『都樂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裏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伏侍了一天，也該叫他們歇歇兒了，小丫頭們也伏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頑頑兒去嗎？——所以我這裏看着。』

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了，因笑道：『我在這裏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裏，越發不用去了，偕們兩個說話兒不好。』寶玉道：『偕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起你說頭上癢癢，這

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篋頭罷。」

麝月聽了道：「使得。」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釵，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篋子替他篋。只篋了三五下兒，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兒還沒喫，就上了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篋篋。」晴雯道：「我沒這麼大造化！」說着，拿了錢，摔了簾子，就出去了。

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而笑。寶玉笑着道：「滿屋裏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兒。寶玉會意，忽聽唿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偕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拌嘴兒了。」晴雯也笑道：「你又護着他了！你們瞞神弄鬼的，打諒我都不知道呢！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說着，一徑去了。

這裏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

次日清晨，襲人已是夜間出了汗，覺得輕鬆了些，只喫些米湯靜養。寶玉纔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

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連忙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偕們兩個一齊兒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說大笑的，見了他兩個，忙站起來問好。

正值黛玉在旁，因問寶玉：「打那裏來？」寶玉便說：「打寶姐姐那裏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了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道：「只許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到他那裏，就說這些閒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還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

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兒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坐兒，合別人說笑一會子啊。」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糟塌壞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

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裏，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要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活着，好不好？」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麼鬧，我還怕死嗎？倒不如死了乾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乾淨，別錯聽了話，又賴人。」

正說着，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拉寶玉走了。這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窗前流淚。

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搭搭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沒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又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哄着你，你又來作什麼呢？」

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一親不隔疏，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俗們是姑舅姐妹，寶姐姐是兩姨姐妹，論親戚，也比你遠；第二件，你先來，俗們兩個，一桌喫一牀睡，從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爲他遠你的呢？」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遠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你難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你再不知道你嘔的人難受！就拿了今日天氣，比分明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氍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沒穿？見你一惱，我一暴躁，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訛着吵喫的了！」

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會挑人。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

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可那裏敢挑他呢？』

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呵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裏呢！』說的寶玉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史湘雲說着笑着跑出來，怕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卻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們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撻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來戲弄我！』寶玉勸道：『罷，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就敢說你了！』

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喫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

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了，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靴鞋往黛玉房中來了，卻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尙臥在衾內。

那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湘雲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一幅桃紅油被，只齊胸蓋着；襯着那一彎雪白的膀子，擻在被外，上面明顯着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膀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

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是寶玉，翻身一看，果然是他，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道：『這還早呢，你起來瞧瞧罷！』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

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又復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翠縷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就勢兒洗了，就完了，省了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彎着腰洗了兩把紫鵲遞過香肥皂去。寶玉道：『不用了，這盆裏就不少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撇嘴笑道：『還是這個毛病兒！』

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擦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梳呢。』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候兒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不會梳了。』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梳篦。原來寶玉在家並不戴冠，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縷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又有金墜腳兒。

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了。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丟了，掉下來，叫人揀了去了。倒便宜了揀的了。』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呢。』

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妝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拈起了一盒子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手過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襲人又歎道：『姐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兒，也沒個黑夜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識見。』寶釵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閑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

可敬愛。

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嗎？我不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氣了呢？』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氣呢？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

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趕來央告。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寶玉沒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就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噯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牀上睡下。

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勦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了一領斗篷來替他蓋上，只聽唿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着眼裝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今兒起，我也只當是個啞吧，再不說你一聲兒了，好不好？』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爲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呢？』襲人道：『你心裏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

正鬧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喫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喫了一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牌。寶玉素知他兩個親厚，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麝月便笑着出來，叫了兩個小丫頭進去。寶玉拿了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着。那個大兩歲清秀些的寶玉問他道：『你不是叫什麼「香」嗎？』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叫「晦氣」也罷了，』

又「蕙香」咧你姐兒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這些花兒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叫他倒了茶來。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只管悄悄的抿着嘴兒笑。

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就變盡方法兒，籠絡寶玉。

至晚飯後，寶玉因喫了兩杯酒，眼饒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嘻笑有興，今日卻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光景，鎮唬他們，似乎又太無情了，說不得橫着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如此一想，卻倒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莊」一則，其文曰：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

『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遂其穴，所以迷惑纏陷天下者也。』

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

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凍着。』

原來襲人見他無明無夜和姐妹們鬼混，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舊好了；不想寶玉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理他。

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着，你睡醒了，快過那邊梳洗去，再遲了，就趕不上！』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嗎？你愛過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偕們兩個人，擱開手，省的鷄爭鵝鬪，叫別人笑話。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什麼四兒五兒伏侍你，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

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和這簪子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在你，也不值的這麼着呀。』寶玉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的急呢？』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你可知道我心裏是怎麼着？快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

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起筆，續了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刺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卻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

第十三 禪機

且說湘雲住了兩日，便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針線活計取來，爲寶釵生辰之儀。

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捐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

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樣着，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呢？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措我們！老祖宗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給他，我們雖不配使，也別太苦了我們這個穀酒的，穀戲的呢？』

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啞啊啞」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訴冤，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

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們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喫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之人，喜熱鬧戲文，愛喫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

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

至二十一日，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

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喫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麼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聽。這會子犯不上借着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叫一班子，也叫他們借着偕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喫了飯。

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又讓薛姨媽。薛姨媽見寶釵點了，不肯再點。賈母便特命鳳姐點。鳳姐雖有邢王二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諢笑科誦，便先點了一齣，卻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偕們只管偕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兒的唱戲擺酒，爲他們呢！他們白聽戲，白喫，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

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山門』。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知道這齣戲排場詞藻都好呢。』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你更不知戲了！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脣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了，那詞藻中有隻寄生草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念給我聽聽。』寶釵便念給他聽道：

「漫搵英雄淚，

相離處士家，

謝慈悲，

剃度在蓮臺下。

沒緣法，

轉眼分離乍；

赤條條，

來去無牽掛。

那裏討

煙簑雨笠捲單行。

一任俺

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黛玉把嘴一撇道：「安靜些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妝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

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益發可憐見的，因問他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給他兩個，又另賞錢。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瞧不出來。」寶釵心內也知道，卻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兒，不敢說。湘雲便接口道：「我知道，是像林姐姐的模樣兒。」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像他！」

一時散了。

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時候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臉子！』

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出來了，他豈不惱呢？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要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捧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兒，都使得我說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說話，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頭麼？』寶玉急的說道：『我倒不是爲你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拿脚踹。』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着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歪話，你要說，你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着，進賈母裏間屋裏，氣忿忿的躺着去了。

寶玉沒趣，只得又來找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了，將門關上。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紫鵲卻知端底，當此時，料不能勸。那寶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卻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裏。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跟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出來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惱，到底爲什麼起呢？』黛玉冷笑道：『問我呢？我也不知爲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兒。』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爲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

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又道：『這還可恕，你爲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兒？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間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

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呢？

寶玉聽了，方知纔和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爲怕他二人惱了，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數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尙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爲？……』想到其間，也不分辯，自己轉身回房。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的一言也不發，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

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牀上，只是悶悶的。襲人雖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別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聽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呢？好好兒的，大正月裏，娘兒們，姐兒們，都喜喜歡歡的，你又怎麼這個樣兒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姐兒們，喜歡不喜歡，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大家隨和兒，你也隨點和兒，不好？』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是一赤條條無牽掛的。』說到這句，不覺淚下。襲人見這景況，不敢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遍，自覺心中無有掛礙，便上牀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爲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寫的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拿給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寶玉爲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又可笑又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個頑意兒，無甚關係的。』說畢，便拿了

回房去；次日和寶釵湘雲同看。

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

從他不解伊，

肆行無礙憑來去。

茫茫着甚悲愁喜？

紛紛說甚親疎密？

從前碌碌卻因何？

到如今，

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因笑道：『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兒一支曲子把他這個話惹出來。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的，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粹，遞給了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

三人說着，過來見了寶玉。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道：『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作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惠能在廚房舂米聽了道：「美則美矣，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

『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五祖便將衣鉢傳給了他。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尙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

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什麼禪呢！』

寶玉自己以爲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所能的，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尙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罷，四人仍復如舊。

第十四 豔詞

且說元妃在宮中編次大觀園題詠，忽然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孤負此園？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卻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賈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須得也命他進去居住方妥。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鎖；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牀帳。別人聽了，還猶自可，惟寶玉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嬛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扭的扭股兒，糖是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況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必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嫗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嫗答應了。

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衆丫環都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來，都抿着嘴兒笑他。金釧兒一把拉着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香甜甜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喫不喫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兒，笑道：『人家心裏發虛，你還惱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

寶玉只得挨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來，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兒，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裏。一見他進來，探春惜春和賈環都站起來。

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鬚鬢將已蒼白，因此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吩咐說你日日在外遊嬉，漸次疎懶了工課，如今叫禁管你和姐妹們在園裏讀書，你可好生用心學習，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着！」

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喫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九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喫了再睡。」寶玉道：「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喫的。」

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喜歡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豔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喫飯呢。」

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嫵嫵，一溜烟去了。剛至穿堂門前，只見襲人倚門而立，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做什麼？」寶玉告訴他：「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

吩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黛玉正在那裏，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裏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些。』寶玉聽了，拍手笑道：『合了我的主意了！我也要叫你那裏住。我就住怡紅院。俗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

二人正計議着，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是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就搬進去罷。這幾日便遣人進去分派收拾。寶釵住了蘅蕪院，黛玉住了瀟湘館，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紈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嫵嫵，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

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嬛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

但是日子一久，寶玉就覺得不自在起來，便懶在園內，只想外頭鬼混，卻癡癡的，又說不出什麼滋味來。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煩了的，只有一件，不曾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則天玉環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孝敬寶玉。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喫不了兜着走」了。』寶玉那裏肯不拿進去，踟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牀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兒，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兒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

出沁芳開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

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裏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黛玉來了，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花帚。寶玉笑道：『來的正好，你把這些花瓣兒都掃起來，撿在那水裏去罷。我纔撿了好些在那裏了。』黛玉道：『撿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兒，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蹋了。那崎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埋在那裏，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

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了，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最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喫呢！』一面說，一面遞過去。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一頓飯時，已看了好幾齣了，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黛玉笑着點頭兒。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

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的通紅了，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雙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着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了！好好兒的，把這些淫詞豔曲弄了來，說這些混帳話，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

寶玉急了，忙上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兒罷！要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龜喫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兒，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說的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麼個樣兒，還只管胡說——吓原來也是個「銀樣蠟鎗頭」！』

寶玉聽了，笑道：『你說說，你這個呢？』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兒埋了罷，別提那些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裏沒找到，摸在這裏來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去了，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裏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外，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孩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朶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

『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敢胡想，就誤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到：

『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

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



第十五 賈芸謀事

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牀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裏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裳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

寶玉坐在牀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坎肩兒，下面露着玉色紬襪，大紅綉鞋，向那邊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圍着紫綢絹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便挨上身去，涎着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喫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裳出外，向寶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到底怎麼着？你再這麼着，這個地方兒可也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裳，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過一個人來說：『請寶叔安。』

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兒，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其實斯文清秀，雖然面善，卻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廊下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你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挑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五六歲呢，就給你作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了？』賈芸道：『十八了。』

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話說的好：『搖車兒裏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寶叔要不嫌姪兒蠢，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着，笑着進去了。

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兒你到書房裏來，我和你說一天話兒，我帶你園裏頑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裏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喫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裏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的你黑眉烏嘴的，那裏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

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箇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的母親好罷。你姑姑姐姐們都在這裏呢，鬧的我頭暈，今兒不留你們喫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去了。

寶玉笑道：「可是姐姐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寶玉說：「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裏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喫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

娘兒兩個說着，不覺又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喫畢了飯，寶玉辭別

賈赦，同衆姊妹們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

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偏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芹兒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這麼着，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裏有這工夫說閒話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走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等着去。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

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徑往他舅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你做什麼來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

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裏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沒還，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鋪子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喫的。我看着也喜歡。』

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候兒，我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見母親說，都還虧了舅舅替我們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裏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舅舅也就沒法兒呢。』

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當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兒。你但凡立的起來，到你們大屋裏，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下個氣兒和他們的管事的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碰見你們三屋裏的老四，坐着好體面車，又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小和尚道士兒，往家廟裏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個事到他身上了？』

賈芸聽了，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這麼忙？你喫了飯去罷。』一句話尙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裏買半斤麵來下給你喫。這會子還裝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幾十個，明兒就送了來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蹤了。

賈芸賭氣離了舅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着头，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

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隣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喫飯，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

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一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趑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裏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房，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就罵出來，真真把人氣死——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房，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

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卻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反爲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就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寫文約，我就不借了。』

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遵命就是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纔是呢！天氣黑了，也不讓你喝酒了。我還有點事兒，你竟請回罷。我還求你帶個信兒給我們家，叫他們關了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趑趄着脚兒去了。

賈芸偶然碰見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來要，便怎麼好呢？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的起他。』因走到一個錢鋪裏，將那銀子稱了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喜歡，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梢給他娘子兒，方回家來。他母親正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裏去了一天？』賈芸恐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只說：『在西府裏等璉二叔來着。』問他母親：『喫了飯了沒有？』他母親說：『喫了。』還留着飯在那裏，叫小丫頭拿來給他喫。那天已是掌燈時候。

賈芸喫了飯，收拾安歇。次日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麝香，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着大高的箬箬在那裏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裏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問道：『二孀娘那裏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

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上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這裏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惦記着孀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他，也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

雷劈，就敢在長輩兒跟前撒謊了！昨兒晚上還提起孀娘來，說孀娘身子單弱，事情又多，虧了孀娘好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的，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

鳳姐聽了，滿臉是笑，由不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兒的，你們娘兒兩個在背地裏嚼說起我來？」賈芸笑着道：「只因我有個好朋友，家裏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因他捐了個通判，前兒選着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鋪也不開了，就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給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要送人，也沒有人家兒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到孀娘往年，問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十幾倍，所以拿來孝敬孀娘。」一面將一個錦匣遞過去。

鳳姐正是辦節禮，用香料，便笑了一笑，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你這麼知好歹，怪不得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裏有見識。」

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許他管事了，因且把派他種花木的事，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屋裏去了。

賈芸自然也難提，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喫了飯，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裏來。只見茗煙在那裏掏小雀兒呢。賈芸在他身後，把脚一蹀道：「茗煙小猴兒，又淘氣了！」茗煙回頭見是賈芸，便笑道：「何苦二爺唬我們這麼一跳！」因又笑說：「我不叫茗煙了，我們寶二爺嫌「煙」字不好，改了叫「焙茗」了。二爺明兒只叫我焙茗罷。」賈芸點頭笑着，同進書房，便坐下問：「寶二爺下來了沒有？」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探探去。」說着，便出去了。

這裏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的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要找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呀！』賈芸往外瞧時，是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甚齊整，兩隻眼兒水水靈靈的，見了賈芸，抽身要躲。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呢！』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半日，也沒個人過，這就是寶二爺屋裏的。』因說道：『好姑娘，你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

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似笑不笑的說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明日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替回罷。』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喫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叫二爺這裏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兒，不也過嘴裏答應着罷咧！』

賈芸聽這丫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的名字，因是寶玉屋裏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喝了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用，我還有事呢。』口裏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裏呢。

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過來，便命人叫住，隔着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嬸娘別提，我這裏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兒就求嬸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哦！你那邊沒成兒，昨兒又來找我了。』賈芸道：『嬸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要有這個意思，昨兒還不求嬸娘嗎？如今嬸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攔開，少不

得求嬸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道兒走麼？早告訴我一聲兒，多大點子事，還值的耽誤到這會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兒，我正想個人呢。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嬸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裏的煙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不好？』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罷。』鳳姐笑道：『你倒會拉長線兒！』罷了，要不
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喫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兒。』
說着，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裏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去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出來，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給賈芸。賈芸接來看，那批上批着二百兩銀子，心中喜悅，翻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

第十六回 小紅

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會說過明日着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裏還記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卻從北靜王府裏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被寶釵煩了去，打結子去了；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出去了；麝月現在家中病着，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不着他，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屋內，偏偏的寶玉要喝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

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看燙了手，等我倒罷。』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裏來着？忽然來了，唬了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着回道：『我在後院裏，纔從裏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響麼？』

寶玉一面喫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着鬢兒，容長臉面，細挑身材，卻十分俏麗甜淨。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屋裏的人麼？』那丫頭笑應道：『是。』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爺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過茶水，拿東西，眼面前兒的一件也做不着，那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做眼面前兒的呢？』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

回他；今日來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

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趑趑趑趑，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迎出去接。秋紋碧痕一個抱怨你溼了我的衣裳；一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來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

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做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呢？因我的絹子找不着，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茶喝，叫姐姐們一個兒也沒有，我趕着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就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搶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嗎？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僭們都別動，只叫他去就完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屋裏呢！』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緊些。衣裳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上都攔着圍幕，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

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改喚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

這小紅年方十四，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

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

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因他原有幾分容貌，心內便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裏插的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

正沒好氣，忽然聽見老嫗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的回房，睡在牀上，暗暗思量。翻來覆去，自覺沒情沒趣的。忽聽的窗外低低的叫道：『紅兒，你的絹子我拾在這裏呢。』

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着的？』只見那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的衣裳。那小紅臊的轉身一跑，卻被門檻子絆倒，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屋子地面，盥洗臉水。這小紅也不梳粧，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臉，便來打掃房屋。

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想着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怎麼個情性，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他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紙窗，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丫頭在那裏打掃院子，都擦脂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

寶玉便靸拉着鞋，走出房門，只裝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游廊下欄杆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卻爲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近前一步，仔細看時，正是昨兒那個丫頭在那裏出神。此時寶玉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見碧痕來請洗臉，只得進去了。

卻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僭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用一用。』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了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着帷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

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

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躺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

過了幾日，那小紅獨坐沉思，正在情思懨懨，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

小紅聞聽，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佳蕙，因答說：『在家裏呢，你進來罷。』

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牀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裏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裏送茶葉，花大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是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絹子打開，把錢倒出來，交給小紅。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

佳蕙道：『你這兩日心裏到底覺着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喫兩劑藥就好了。』

小紅道：『那裏的話，好好兒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喫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喫，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喫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喫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佳蕙道：『好好兒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的事！』

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幾天，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願，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我心裏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般勤小心，就是不般勤小心，也拚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裏去，仗着寶玉疼他們，衆人就都捧着他們，你說可氣不可氣？』

小紅道：『也犯不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

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收拾房子，怎麼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熬煎是的！』

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裏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小紅撂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腳來，咕咚咕咚又跑了。

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撂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因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己取去罷。』小紅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磕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

說着，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嬾嬾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裏去了？怎麼打這裏來？』李嬾嬾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兒的，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屋裏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着他去叫麼？』李嬾嬾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不進來纔是。』李嬾嬾道：『他又不傻，爲什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別和他一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混碰，看他怎麼樣？』李嬾嬾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

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徑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

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裏，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小紅抬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小紅道：『那裏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徑跑了。

這裏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裝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

這裏賈芸隨着墜兒透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鈎着各色籠子，籠着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榻扇，上面懸着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

正想着，只聽裏面隔着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烟燦，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裏頭屋裏坐。』

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小小一張填漆牀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鞞着鞋，倚在牀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

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裏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造化，偏又遇着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

說着，只見有個丫嬛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嘴裏和寶玉說話，眼請卻瞅那丫嬛：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着銀紅襖兒，青緞子坎肩，白綾細摺兒裙子。

賈芸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旁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給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等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麼着。』賈芸笑道：『雖那麼說，叔叔屋裏的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喫茶。

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裏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

賈芸出了怡紅院，見四顧無人，便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裏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屋裏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屋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

賈芸又道：『剛纔那個和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絹子，我倒揀了一塊。』

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絹子的。我那裏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兒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

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

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要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滿着我。』墜兒滿口裏答應了，接了絹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

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牀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牀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很，出去逛逛不好？』

寶玉見說，攜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你別沒的說了。』一面說，一面拉起他來。寶玉道：『可往那裏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這麼委瑣，越發心裏膩煩了。』

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就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兒，箭也是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趕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裏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呢。』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兒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閑着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磕了牙，那時候兒纔不演呢！』

說着，便順着脚，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看那鳳尾森森，龍吟細細，正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歎了一聲道：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牀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爲什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裝睡着了。

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進來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

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

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錫，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櫃子喫呢！我都聽見了！』

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沏碗我喝。』紫鵲道：『我們那裏有好的？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鵲道：『他是客，自然先沏了茶來，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

『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
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

黛玉登時急了，撂下臉來說道：『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了！』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心下慌了，忙趕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好歹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些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

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裳去罷，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老爺叫我是爲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裏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裏還自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出來，笑道：『要不說姨夫』

叫你，你那裏肯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

寶玉怔了半天，方想過來，是薛蟠哄出他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賠不是；又求：『別難爲了小子，都是我央及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是老爺呢？我告訴姨娘家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噯，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雜種，還跪着做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

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老胡和老程他們不知那裏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的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薰的暹羅豬魚，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先孝敬了母親，趕着就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喫，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喫，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和你樂一天，何如？』

一面說，一面來到他書房裏，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小子都在這裏。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喫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

卻說那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裏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園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爛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即便叩門。

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偷着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

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

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性情，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晴雯偏偏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進人來呢！』

黛玉聽了這話，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若是認真惱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

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覺傷感，便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

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都送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尙望着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

紫鵲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着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屈，用話來寬慰，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他，由他悶坐，只管外間自便去了。

那黛玉倚着牀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尙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謝，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棵樹頭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

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與衆丫嬛們都在園裏頑耍，獨不見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難道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撂下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

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兒纔走開。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着，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的，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多猜忌，好弄小性兒，此刻自己也跟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

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亭裏邊噦噦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欄子，糊着紙。

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腳，往裏細聽。只聽說道：『你瞧這絹子果然是你丟的那一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個說：『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

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得起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噯！俗們只顧說，看仔細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榻子都推開了，就是人見俗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兒呢。走到跟前，俗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

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喫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裏，他們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裏的小紅。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的丫頭，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壳」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

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裏蹲着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裏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洞子裏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

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怎麼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了，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

兒道：『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要是寶姑娘聽見，還罷了。那林姑娘嘴裏又愛尅薄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

二人正說着，只見香菱臻兒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着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兒。小紅便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諒了一回，見他生的乾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丫頭們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屋裏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屋裏的。』

鳳姐聽了，笑道：『噯，你原來是寶玉屋裏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裏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還有一件事，裏頭牀頭兒上有個小荷包兒，拿了來。』

小紅聽說，答應着，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不見鳳姐在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着繫帶子，便趕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裏去了？』司棋道：『沒理論。』

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山下裏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汝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裏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裏找去。』

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鴛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裏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兒，過一日澆一回。我喂雀兒的時候兒，你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兒不』

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

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就不服我們說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沒有，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兒！這一遭半遭兒的，也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好的呢！」一面說着，去了。

這裏小紅聽了，不便分證，只得忍氣來找鳳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在這裏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取了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着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呢？」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我們二爺沒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幾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了去。」

小紅還未說，李氏笑道：「噯，噯！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爲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裝着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裏知道！我們平兒先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兒了？說了幾遭兒，纔好些兒了。」李氏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

鳳姐道：「這個丫頭就好，剛纔這兩遭說話雖不多，口角兒就很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

罷，我認你做乾女孩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

小紅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乾女孩兒，這會子又認我做乾女孩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紈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孩兒。」

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是他的丫頭啊！」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兒，一個天蠶，一個地啞。那裏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

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誰，你替我好好兒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只管答應着，他饒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兒送給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也笑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

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紈去了。小紅自回怡紅院去。

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寢，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姐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癡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告了我了，沒有我懸了一夜的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鵲：「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屨子，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下，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

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

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兒也不看，竟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姐妹去了。

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去處兒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跟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裏來，我和你說話。』

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沒叫你嗎？』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來着。』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我。』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逛去，城裏城外大廳大廟的逛，也沒見過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撿的古董兒，再麼就是紬緞喫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些作什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兒，竹子根兒挖的香盒兒，膠泥埽的風爐子兒，就好了。我喜歡的了不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兒是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吊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有意思兒又不俗氣的東西，你多替我帶幾件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你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

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個故事來了。一回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的生日，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了；半日還說：

「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不得！正經親兄弟，鞋踢拉襪踢拉的，沒人看見，且做這些東西！」

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子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沒事，做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

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益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下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聩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買那些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就說是怎麼沒錢，怎麼難過，我也不理。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爲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呢。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

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的是哥哥妹妹了，撻下別人，且說體己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

寶玉因不見了黛玉，便知是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裏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等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

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後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兒兜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和黛玉葬桃花的去處，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

的好不傷心。

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屋裏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着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初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墻前愁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偷灑淚，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話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儂底事倍傷神？半爲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儂此日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豔骨，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邊哭的自己傷心，卻不道這邊聽的早已癡倒了。

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饒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歎；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

那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的不成……』抬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啐道：『呸！我打諒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又

把口掩住，長歎一聲，自己抽身便走。

這裏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擦開手。』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呢？』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歎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喫的，聽見姑娘也愛喫，連忙收拾的乾乾淨淨，收着，等着姑娘回來，一個桌子上喫飯，一個牀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替丫頭們都想到了。我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兒，纔見得比別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裏，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倒把外四路兒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你和我的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哭起來。

那時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光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着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就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是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兒，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好！就是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脫生，還得你說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

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

門呢？」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這麼着，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必是丫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可就大了。」說着，抿着嘴兒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

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喫飯，遂都往前頭來了。



第十七 金麒麟

且說賈府上因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賈母以下衆人都去拈香，因此早幾天前就忙着準備了。

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執事人等聽見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况是端陽佳節，因此凡動用的物件，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

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黛玉的丫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着大姐兒，另在一輛車上，還有幾個粗使的丫頭，連上各房的老嫗、奶媽子並跟着出門的媳婦子們——黑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

那街上的人見是賈府去燒香，都站在兩邊觀看。那些小門小戶的婦女，也都開了門，在門口站着，七言八語，指手畫腳，就像看那過會的一般。只見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一位青年公子，騎着銀鞍白馬，彩轡朱纓，在那八人轎前領着那些車轎人馬，浩浩蕩蕩，一片錦綉香烟，遮天壓地而來，卻是鴉雀無聞，只有車輪馬蹄之聲。不多時，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旁迎接。寶玉下了馬。

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了本境城隍土地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的轎子卻趕在頭裏先到了，帶着鴛鴦等迎接上來，見賈母下了轎，忙要攙扶。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個剪筒，照管各處剪蠟花兒，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裏。鳳姐兒便一揚手，照臉打了個嘴巴，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裏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捨，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過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蠟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

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裏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唬着他，到怪可憐見兒的！他老子娘豈不疼呢？』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用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兒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帶他去罷，給他幾個錢買菓子喫，別叫人難爲了他。』賈珍答應，領出去了。

這裏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了去，給他幾百錢，別難爲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去。

賈珍站在臺階上，因問管家在那裏。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進來，到了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裏地方兒大，今兒偕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裏罷；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裏去，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裏來。』林之孝忙答應：『知道。』又說了幾個

『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

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裏跑出來了。賈珍道：『你瞧瞧！我這裏沒熱，他倒涼快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就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瞪着他。那小廝便問賈蓉：『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涼快去了？』賈蓉垂着手，一聲不敢言語。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並賈璉、賈琏、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都從牆根兒底下慢慢的溜下來了。

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裏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網着手呢，麼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趟，騎馬去了。

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裏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裏，我只在這裏伺候罷了。』

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裏去，太太姑娘們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僧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呢！』那張道士呵呵的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

賈母聽了，忙道：『請他來。』賈珍忙去攙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甯，衆位奶奶姑娘納福，一向沒到府裏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託』

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裏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乾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

誰知寶玉解手兒去了纔來，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也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裏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兒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歎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酸酸的。

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有些戚慘，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還像他爺爺。」

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兒的不用說了，自然沒趕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罷。」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兒看見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長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提親了。要論這小姐的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示下，纔敢提去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裏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訊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就是那家子窮，也不過幫他幾兩銀子就完了。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

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下不來！」張道士哈哈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

這裏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不承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呢，等着我取了來。」說着，跑到大殿上；一時拿了個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

張道士總要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裏拿出來罷了，又拿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裏不乾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倒唬了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爲送符，倒像和我們化佈施來了！」

衆人聽說，鬨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倒不爲化佈施，倒要把哥兒的那塊玉請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和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呢？帶着他去瞧了，叫他進來就是了。」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還硬朗；二則外頭的人多，氣味難聞，況且大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出去了。

這裏賈母帶着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張道士捧着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託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的。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爲敬賀之禮。雖不稀罕，哥兒只留着頑耍賞人罷。」

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裏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要留下，倒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

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也是。』張道士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也到底是幾件器皿，若給了窮人，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糟塌了這些東西，更捨給窮人，何不就不就散錢給他們呢？』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上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纔退出。

這裏賈母和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一時，賈珍上來回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是『白蛇記』。』賈母便問：『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一滿牀笏。』賈母點頭道：『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既這樣，也只得如此。』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一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下來，走至外邊預備着申表，焚錢糧，開戲。

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旁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東西，將自己的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他纔是留心呢。』寶釵聽說，回頭裝沒聽見。

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裏，忽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着這件，因此手裏揣着，卻拿眼睛瞞人。只見衆人倒都不理論，惟有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歎之意。寶玉心裏不覺沒意思起來，又掏出來，瞅着黛玉，越笑道：『這個東西有趣兒，我替你拿着，到家裏穿上個穗子，你帶好不好？』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說着，又揣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續娶的媳婦胡氏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

沒事來逛逛。』

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裏打醮，連忙預備豬羊，香燭，茶食之類，趕來送禮。鳳姐聽了，趕忙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呀！我卻沒防着這個！只說僧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當僧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得預備賞封兒。』

剛說了，只見馮家的兩個管家女人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裏，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怠去。

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噴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爲什麼原故。二則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

且說寶玉因見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待喫，不時來問，只怕他有個好歹。黛玉因說道：『你只管聽你的戲去罷。在家裏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之事，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要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自認得你了罷了！』黛玉聽了，冷笑了兩聲道：『你白認得了我嗎？我那裏能彀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你的呢！』

寶玉聽了，便走來直問到臉上道：『你這麼說是安心呪我天誅地滅？』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爲這個起了誓呢，今兒你到底兒又重我一句，我就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呢？』黛玉一聞此言，

方想起昨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急，又是愧，便抽抽搭搭的哭起來，說道：『我要安心呢，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呢？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裏生氣，來拿我煞性子！』

原來寶玉自幼生成來的，有一種下流癡病，况從幼時和黛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黛王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起來，我也將真心真意瞞起來，都只用假意試探。——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事。

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裏眼裏只有你？你不能爲我解煩惱，反來拿這個話堵噎我，可見我心裏時時刻刻白有你，你心裏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裏說不出來。那黛玉心裏想着：『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人的呢？我就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的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怎麼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呢？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這個金玉的念頭，我一提你怕我多心，故意兒着急，安心哄我。』那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就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願的，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黛玉心裏又想着：『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自然好，你要把自己丟開，只管周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

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說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裏乾噎，口裏說不出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勞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

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

二人鬧着，紫鵲、雪雁等忙來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勁的砸那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眉眼都變了，從來沒氣的這麼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壞了，叫他心裏臉上怎麼過的去呢？』

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裏一急，方纔喫的『香薷飲』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出來了。紫鵲忙上來用絹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絹子吐溼。雪雁忙上來搥揉。紫鵲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些。纔喫了藥好些兒，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出來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心裏怎麼過的去呢？』

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竟還不如紫鵲呢；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和他較證。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裏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

襲人守着寶玉，見他兩個哭的悲痛，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冰涼，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了黛玉，兩頭兒爲難。正是女兒家的心性，不覺也流下淚來。紫鵲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搨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索性也傷心起來，也拿着絹子拭淚。

四個人都無言對泣。還是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了的穗子，也不該和林姑娘拌嘴呀。』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就鉸。襲人紫鵲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

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呢！』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黛玉道：『你只管鉸我橫豎不帶他，也沒什麼！』

只顧裏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兒，便連忙的一齊往前頭去回了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至於連累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緣故，便一齊進園來瞧。急的襲人抱怨紫鵲：『爲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鵲又只當是襲人着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

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鵲兩個人身上，說：『爲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呢！』因此將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的說，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伏。

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裏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那裏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裏想：『他是好喫酒聽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爲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鉸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纜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

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一世裏造下的孽障，偏偏兒的遇見這麼兩個不懂事的小冤家兒，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真的是俗語兒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了！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任憑你們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他娘的，又不嚙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起來了。

誰知這個話傳到寶玉黛玉二人耳內，他二人竟從來沒有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兒，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着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兒，不覺的潸然淚下。雖然不會會面，卻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正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了。

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裏的小廝們和他的姐姐妹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要是聽見了，還罵那些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怎麼你也這麼着起來了？明兒初五大節下的，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了，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兒，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兒的，這麼着不好嗎？』寶玉聽了，也不言語。

再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覺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鶻也看出八九，便勸道：『論前兒的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寶玉的脾氣，難道偕們也不知道？爲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呸！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鶻笑道：『好好兒的，爲什麼較了那穗子？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

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鶻聽了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鶻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裏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爲什麼不來？我就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太好了。』紫鶻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知道了，有什麼氣呢？』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黛玉又在牀上哭。

那黛玉本不會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牀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旁人看見，倒像是僧們又拌了嘴的似的。要等他們來勸僧們，那時候兒，豈不僧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你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

黛玉心裏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叫別人知道僧們拌了嘴就生分了似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以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裏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你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

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們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做和尚去呢？等我，我把這話告訴別人評評理！』

寶玉自知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作聲。幸而屋裏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噁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驚的臉上紫漲，便咬着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子，哼了一聲，說道：『你這個……』剛說了三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絹子來擦眼淚。

寶玉心裏原有無限的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子，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掉下淚來，要用絹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

黛玉雖然哭着，卻一眼看見了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裏一擗，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擗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他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揉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和你到老太太那裏去罷。』黛玉將手一擗，

道：『誰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還這麼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

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嘆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裏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爲什麼又成了「烏眼雞」似的呢？還不跟着我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點兒心呢！』說着，拉了黛玉就走。

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着就走。寶玉在後頭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趕我到那裏說和，誰知兩個人在一塊兒對賠不是呢，倒像黃鷹抓住鷄子的腳，兩個人都扣了環了；那裏還要人去說呢！』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

此時寶釵正在這裏。那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寶玉沒什麼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我又不好，沒有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磕去，大哥哥不知道我病，倒像我推故不去似的。倘或明兒姐姐開了，替我分辯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就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常在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聽戲去？』寶釵道：『我怕熱，聽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呢，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躲了。』

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趣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原也富胎些。』寶釵聽說，登時紅了臉，待要發作，又不好怎麼樣；回思了一回，臉上越下不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妃，只是沒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

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着他厲聲說道：『你要仔細！你見我和誰頑過？有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

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比纔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趣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兒，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他問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套，這叫做「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麼叫「負荆請罪」！』

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裏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的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麼大熱的天，誰還喫生薑呢？』衆人不解，便道：『沒有喫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詫異道：『既沒人喫生薑，怎麼這麼辣辣的呢？』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沒解過他們四個人的話來，因此付之一笑。

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

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堵了溝，把水積在院內，拿些綠頭鴨、花鵝、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

寶玉見關着門，便用手扣門，裏面諸人只顧笑，那裏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山響，裏面方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着回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鷄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好笑，忙開了門，笑着彎腰拍手道：『那裏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裏跑了來？』

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裏要把開門的踢幾脚，方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一脚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裏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來了！踢在那裏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兒的，今忽見寶玉生氣，踢了他一下子，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呢。』

寶玉一面進房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偏兒就碰見你了。』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只管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熬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要是他們踢一下子，噯喲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

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上疼的心裏發惱，晚飯也不會喫；到晚間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心裏也不安穩，半夜裏聽見襲人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

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嚶啞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麼？』寶玉道：『你夢裏嚶啞，必是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裏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

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

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裏覺着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兒的覺怎麼樣呢？』

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燻峒丸來。襲人拉着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大夫去，弄點子藥，喫喫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不好嗎？』

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況且定要驚動別人，不如且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

那天剛亮，寶玉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一個丸藥的名字，怎麼喫，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

這日正是端陽佳節。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過節。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受用，形容也就懶懶的。

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兒開的時候兒，叫人愛，到謝的時候兒，便增了許多惆悵，所以倒是

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慟。那寶玉的情性，只願人常聚不散，花常開不謝；及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沒奈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黛玉還不覺怎麼着，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房中，長吁短歎。

偏偏晴雯上來換衣裳，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掉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麼大事。先時候兒什麼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何苦來呢？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

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橫豎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兒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呀。省了我們惹的生氣。自古以來，就只是你一個人會伏侍，我們原不會伏侍。因為你伏侍的好，爲什麼昨兒纔挨窩心腳啊！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犯什麼罪呢！』

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兒，原不是我們的不是。』

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也瞞不過我去。不是我說正經，明公正道的，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

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人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裏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

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裏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

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越傷心起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

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裏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就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只管鬧。我經不起這麼吵，不如去了倒乾淨！』說着，一定要去回。

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頭，見吵鬧的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歎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

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着，方欲說話，只見黛玉進來，晴雯便出去了。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兒的哭起來了？難道是爲爭粽子喫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都撲嗤的一笑。黛玉道：『二

哥哥，你不告訴我，我不問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膀，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口兒拌了嘴了。告訴妹妹，替你們和息和息。』襲人推他道：『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呢？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些個。』襲人笑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道：『你老實些兒罷，何苦還混說。』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着嘴兒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點他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

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喫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

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麼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勸你，又刮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的做什麼？叫人看見什麼樣兒呢！我這個身子本不配坐在這裏。』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躺着呢？』

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的，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我叫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喝了好些酒，還得洗洗你，既沒洗，拿水來，偕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啊，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牀腿子，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你也不

用和我一塊兒洗。今兒也涼快，我也不洗了。我倒是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篋篋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叫他們打發你喫不好嗎？」

寶玉笑道：「既這麼着，你不洗就洗洗手，給我拿菓子來喫罷。」晴雯笑道：「可是說的。我一個蠢才，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菓子呢。倘或再砸了盤子，更了不得了。」寶玉笑道：「你愛砸就砸。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撕着頑兒，也可以使得，只是別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歡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別在氣頭兒上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聽撕的聲兒。」寶玉聽了，便笑着遞給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旁笑着說：「撕的好，再撕響些。」

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瞪了一眼，啐道：「少作點孽兒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裏的扇子也奪了遞給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子，二人都大笑起來。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你打開扇子匣子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不好嗎？」寶玉笑道：「你就去搬。」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牀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

次日午間，王夫人寶釵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中坐着，有人回道：「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經月不見，一旦相逢，自然是親密的。

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裳脫脫罷。』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一旁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裏，他在這裏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帶子也繫上；猛一瞧，活脫兒就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他站在那椅子後頭，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還說：『扮作小子樣兒，更好看了。』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住了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大紅猩猩氈的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上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一條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裏撲雪人兒頑，一跤栽倒了，弄了一身泥。』

說着，大家想起來，都笑了。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裳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寶釵道：『寶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笑，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

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裏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給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好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

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絹子來，挽着一個挖搭。寶玉道：『又是什麼好物兒？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

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巴巴兒的自己帶了來，我打諒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呢？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要帶了他們的來，須得來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女孩兒的，那是那一個女孩兒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他們的名字多了，記不清楚，混鬧胡說的，反倒連你們的都攪混了。要是打發個女人來還好，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女孩兒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了來，豈不清白？』說着，把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

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寶釵抿嘴兒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

賈母因向湘雲道：『喝了茶，歇歇兒，瞧瞧你嫂子們去罷。園裏也涼快，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兒包上，歇了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裏，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紈，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親戚去，留下縷兒伏侍就是了。』

衆人應了，自去尋姑覓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湘雲道：『時候兒還沒到。

呢。」翠縷道：「這也和僧們家池子裏的一樣，也是樓子花兒。」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及僧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湘雲道：「花草也是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要說和人一樣，我怎麼沒見過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呢？」

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愛說。這叫人怎麼答言呢？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是陰，陰盡了就是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一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我了，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

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兒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虻蚤，蠓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向上朝陽的就是陽，背陰覆下的就是陰了。」

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麼着，我可明白了——只是僧們這手裏的扇子，怎麼是陰，怎麼是陽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爲陽，那反面就爲陰。」

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宮繡上的「金麒麟」，便提起

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啐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偈們人倒沒有陰陽呢？』

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嗤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

湘雲拿着絹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很懂得！』

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湘雲的『麒麟』瞧瞧。湘雲要把揀的瞧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裏來的好奇怪！我只從來在這裏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

湘雲舉目一看，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心裏不知怎麼一動，似有所感。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呢？』湘雲連忙將那個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偈們一處走！』

說着，大家進了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讓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嚶啣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裏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

湘雲聽了，方知是寶玉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湘雲笑道：『幸而是個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怎麼拾着的？』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

襲人倒了茶來與湘雲喫，一面笑道：『大姑娘，我前日聽你大喜呀。』湘雲紅了臉，扭過頭去喫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那幾年，偕們在西邊暖閣上住着，晚上你和我說的話，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湘雲的臉越發紅了，勉強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偕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配給了他，我來了，你就不那麼待我了！』襲人也紅了臉，笑道：『罷叻！先頭裏，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拿出小姐款兒來了，你既拿款，我敢親近嗎？』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麼着，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先瞧瞧你，你不信，問纓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想念你幾句？』

襲人和寶玉聽了，都笑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兒急。』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絹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經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就爲這個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裏，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礙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不用提起這個話了。』史湘雲道：『提

這個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旁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搗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裏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

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絕出奇的好花兒，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不可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

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

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迎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裏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過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罷了，並不願和這些人來往。』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性兒，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意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也好將來應酬事務，日後也有個正經朋友。讓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的出些什麼來？』

寶玉聽了，大覺逆耳，便道：『姑娘請別的屋裏坐坐罷！我這裏仔細腌臢了你，這樣知經濟的人！』襲人連忙解說道：『姑娘快別說他，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咳了一聲，拿起腳來就走了。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嗎？要是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一混帳話，麼？』

原來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中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縑，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也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進來，正聽見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些混帳話，要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

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爲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爲你的知己。既你我爲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呢？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爲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爲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淚又下來。待要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

這裏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乎有拭淚之狀，便忙趕着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裏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了？』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沒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又這麼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些話，倒底是呪我，還是氣我呢？』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這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要緊，筋都疊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

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這個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黛玉道：『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歎道：『好妹妹！你別哄我！你真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連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負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

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出，只管怔怔的瞅着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卻也怔怔的瞅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黛玉只咳了一聲，眼中淚直流下來，回身便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裏說着，卻頭也不回，竟去了。

寶玉望着只管發起獸來。原來方纔出來忙了，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給他，猛抬頭看見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了我看見趕着送來。』

寶玉正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誰，只管呆着臉，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個心，從來也不敢說；今日膽大說出來，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裏夢裏也忘不了你！』

襲人聽了，驚疑不止，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連忙推他道：『這是那裏的話？你是怎麼着了？還不快去嗎？』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雖然羞的滿面紫漲，卻仍是獸獸的，接了扇子，一句話也沒有，竟自走去。

第十八回 劉老老遊大觀園

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卻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便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

單表寶玉自此更加無拘無束。衆姊妹一時高興，又起了個詩社。轉瞬已到秋老蟹肥時節，寶釵給史湘雲籌畫，弄了幾簍大螃蟹來，請賈母以下等人在園裏熱鬧了一天。酒後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杯盤。襲人因讓平兒到屋裏坐坐，再喝碗茶去。平兒回說：『不喝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一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屋裏還沒放，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平兒悄悄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着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單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獸等着。』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處兒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若有緊要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裏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

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

平兒答應着，一徑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叫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我又沒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那丫頭說道：『這又不是我的主意。姑娘這話自己和奶奶說去！』

平兒啐道：『好了，你們越發上臉了！』說着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屋裏。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劉老老和板兒來了，坐在那邊屋裏，還有張材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裏的棗兒、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裏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莊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喫膩了，喫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了，命小丫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不喝，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着要喝呢，又沒人讓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

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稱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隻，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張材家的道：『要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穀。』平兒道：『那裏都喫？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喫兩個子，那些散衆兒的，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銀子，設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說着：『天好

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饑荒呢。」周瑞家的道：「等着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徑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老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嗎？」這也罷了，偏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就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下來前去。

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麼見得呢？」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誑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帶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量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了，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曬着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要還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

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姐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嬛在那裏搥腿，鳳姐兒站着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着笑，拜了幾拜，口裏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也

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

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個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我們要也這麼着，那些莊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還好？』劉老老道：『還都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話，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喫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會子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咧！』說的大家都笑了。

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裏現結的瓜兒菜兒喫。外頭買的不像你們地裏的好喫。』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喫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喫，只是喫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着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裏，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裏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嘗嘗，帶些家去，也算是看親戚一趟。』

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裏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裏的新聞故事兒說些給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屯裏人，老實，那裏攔的住你打趣？』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給板兒喫。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喫。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老老喫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給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

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喫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給劉老老喫。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喫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裳，

叫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姐妹們也都在這裏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

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卻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件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裏雨裏，那裏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舊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屋門，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着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巴着窗戶眼兒一瞧，不是我們村莊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火，抽些烤火，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打諒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致的個小姑娘兒，梳着溜油兒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兒，白綾子裙兒……』

剛說到這裏，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別唬着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環回說：『南院子馬棚裏走了火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時，只見東南角上火光猶亮。賈母唬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去罷。』

賈母足足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裏做什麼抽柴火，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火，惹出事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說別的罷。』

寶玉聽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想，說道：『我們莊子東邊莊上有個老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喫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裏來託夢，說：『你這麼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子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

什麼兒似的；後起問真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長得粉團兒似的，聰明伶俐的了不得呢！這些神佛是有不是？

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惦記着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僧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僧們做陪呢！等喫了老太太的，僧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僧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不好嗎？僧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黛玉笑道：『僧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

說着，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裏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那原是我們莊子北沿兒地埂子上有個小祠堂兒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也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字叫什麼若玉，知書兒識字的，老爺太太愛的像珍珠兒，可惜了兒的。這小姐兒長到十七歲了，一病就病死了。』

寶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老道：『因為老爺太太痛的心肝兒似的，蓋了那祠堂，塑了一個像兒，派了人燒香兒撥火的。如今年深日久了，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泥胎兒可就成了精咧。』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是這麼着嗎？不是哥兒說，我們還當他成了精了呢。他時常變了人出來閒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莊上的人商量着還要拿榔頭砸他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要平了廟，罪過不小。』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

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好不好？」劉老老道：「若這樣時，我託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

寶玉又問他地名莊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謔了出來。

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按着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着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

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熱地裏的蚰蜒」是的，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回來了。寶玉忙問：「可找着了？」焙茗笑道：「爺聽的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像爺聽的一樣，所以找了一天，找到東北角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

寶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卻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是的。」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裏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

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個沒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賬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磕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要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要竟是真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呢？我必重重的賞你。」說着，只有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屋裏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吧，立等你說話呢。」

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姐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喫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喫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喫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聽了，說：『很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喫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裏喫。』商議之間，早又掌燈。

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起來，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狠。』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劉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兒，怕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着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別慌慌張張鬼趕着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裏面，只見烏壓壓的堆着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爛灼，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下來預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隄裏，撐出兩隻船來。

正亂着，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裏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

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了不得。劉老老也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索性做個老風流！』

說話間，已來至沁芳亭上。丫嬛們抱了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閒了的時候兒，大家都說：怎麼得到畫兒上逛逛，想着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裏有這個真地方兒？誰知今兒進這園裏一瞧，竟比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

賈母聽說，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託生的罷！』

賈母衆人都笑了；歇了歇，又領着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甬路。劉老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卻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看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我們走熟了。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腳底下果躑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大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

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了，自己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了！』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沒有？叫丫頭們搥搥。』劉老老道：『那裏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

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黛玉親自用小茶盤兒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喫茶，姑娘不用倒了。』

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放着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一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呢！』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裏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

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

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兒就不翠了。這院子裏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綠紗糊上，反倒不配。我記得俗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裏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牀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

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沒經過沒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能認得，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怎麼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煙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

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要是做了帳子，糊了窗扇，遠遠的，看着就似煙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

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扇，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戶。」鳳姐答應着。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也覷着眼，看口裏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啊。」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要有就都拿出來，送給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上。剩的配上裏子，做些個夾坎肩兒，給丫頭們穿。白收着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裏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裏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曬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一定是爲開頂櫃，取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上得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裏東西，都只好看，可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裏了。」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着，一徑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裏撐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偕們就坐一回。」說着，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着一色攝絲餞，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

夫人：『早飯在那裏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裏就在那裏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裏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裏坐了船去。』

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和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俗們說，外頭老爺們喫酒喫飯，都有個湊趣兒的，拿他取笑兒。俗們今兒也得了個女清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倒不理會。鳳姐兒卻聽着是說劉老老，便笑道：『俗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兒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

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嬛挨人遞了茶。大家喫畢，鳳姐手裏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挨着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忙抬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的規矩，要錯了，我們就笑話呢。』

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喫過飯來的，不喫了，只坐在一邊喫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喫飯皆有小丫嬛在旁邊拿着漱盂，塵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塵尾來拂着。丫嬛們知他要捉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

那劉老老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給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個叉巴子比我們那裏的鐵掀還沉，那裏拿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嬛上來揭去盒蓋，裏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

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

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喫個老母猪不抬頭！』說完，卻鼓着腮幫子，兩眼直視，一聲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齊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出來。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只叫『噯啞！』寶玉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摟着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卻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老老。

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道：『這裏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

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喫了。』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那裏夾的起來，滿碗裏鬧了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脖子要喫，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上的人揀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

衆人已沒心喫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出來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筋，本是鳳姐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過去，了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裏要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老老道：『這個菜裏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喫盡了。』

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喫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給他喫；又命一個老嫗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

一時喫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裏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喫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

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兒罷。』劉老老忙笑道：『姑娘說那裏的話？』僧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笑兒，我要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喫？』劉老老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喫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喫罷，省了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筋來。

三人喫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喫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裏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裏等着，一齊散給他們喫。』鴛鴦道：『他們喫不了這些，挑二碗給二奶奶屋裏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喫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喫不了，餓你的貓。』

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裏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裏一處喫，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裏，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喫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會子。』鴛鴦道：『催着些兒。』

婆子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

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窑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着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煙霞開骨格，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窑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旁邊掛着小槌。

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去擊，丫嬛們忙攔住他。他又耍那佛手喫，探春揀了一個給他，說：『頑罷，喫不得的。』東邊便設着臥榻拔步牀，上懸着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蠅蠅，這是蚱蜢。』劉老老忙打了他一巴掌，道：『下作黃子，沒乾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隔着紗窗後往院內看了一回，因說道：『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

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聚親呢？這裏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裏聽的見？這是僭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僭們也樂了，不好嗎？』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趕着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氍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聽。回來僭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喫酒，又寬闊，又聽的近。』衆人都說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僭們走罷，他們姐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生怕腌臢了屋子。僭們別沒眼色兒，正經坐會子船，喝酒去罷。』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倒好，只有兩個主兒可惡——回來喝醉了，僭們偏往他們屋裏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次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

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那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裏，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晃，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姐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嫗、嫗衆、丫環俱沿河隨行。

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一閒？天天逛，那裏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呢？』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偕們別叫拔去了。』

說着，已到了花溼的羅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瓶中供着數枝菊，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牀上只弔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沒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裏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噴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給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麼？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道：『他在家裏也不大弄這些東西。』

賈母搖頭道：『那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或來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屋裏這麼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姐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別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擺呢？要很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如今老了，沒這個閒心了。他們姐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

不俗，如今等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兩件體己，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拿來。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設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

鴛鴦答應着，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不知那個箱子裏，還得慢慢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來，一徑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便往藕香榭去。

這裏鳳姐兒已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裯蓉簾，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頭放着一分爐瓶，一個攢盒，上面二榻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挨次排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櫥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鑿自斟壺，一個十錦磁瑯杯。

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僭們先喫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叫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喫兩杯就是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是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喫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僭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喫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喫了一杯。

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纔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

聽了這話，都說：『很是。』鳳姐便拉着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着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喫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能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卻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住了。

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再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

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卻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采。賈母飲了一杯。

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嶽。』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

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閒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卻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

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樑間。』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

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

原是鳳姐和鴛鴦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兒，故意都叫說錯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莊家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兒，可不像這麼好聽就是了。少不得我也試試。』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大四」是個人。』

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莊家人罷。』衆人鬨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麼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莊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兒，姑娘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比着，也要笑，卻又掌住了，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由不的大笑起來。於是喫過門杯，因又鬨趣，笑道：『今兒實說罷，我的手腳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就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

得碰的，那都是一套，定要喫徧一套纔算呢。」

劉老老聽了，心下故攷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沒見有木頭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誑我多喝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

鳳姐因命豐兒：「前面裏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況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子整刊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

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像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有手裏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次喫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嚇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喫了，只喫這頭一杯罷。」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喫罷。把這大杯收着，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喫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

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着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別噎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兒。鳳姐兒笑道：「老老要喫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鯗夾些喂他。」

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鯗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喫茄子，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

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喫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

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喫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鏟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鷄油炸了，再用鷄肉脯子合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鷄湯煨乾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裏封嚴了，要喫的時候兒，拿出來用炒的鷄瓜子一拌，就是了。』

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多少隻鷄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喫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子。鳳姐兒笑道：『還不足興，再喫一杯罷。』劉老老笑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着！』鴛鴦笑道：『酒喝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繡戶裏，那裏認的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 he 坐。荒年間餓了，還喫他；眼睛裏天天見他，耳朵裏天天聽他，嘴兒裏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魔體沉，這再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

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會兒呢？』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就叫他們演罷。』

那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喫了兩口。

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舊歸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姨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喫上兩杯，今日實在有趣！』說着，擎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喫一杯。你林妹妹不大會喫，也別饒他。』說着自己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喫了。

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着賈母游玩。

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給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裏的黑老鴿子，又長出鳳頭兒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

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喫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來這裏，大家隨便喫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瓤鴨油捲。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喫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子，也不喜歡，因讓薛姨媽喫。薛姨媽只揀了塊糕，賈母揀了個捲子，只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給丫頭。

了。

劉老老因見那小麵菓子兒都玲瓏剔透。各色各樣，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裏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我又愛喫，又捨不得喫，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喫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喫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喫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垛兒。他和板兒每樣喫了些個，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給文官兒等喫去。

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大姐兒便要丫嬛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給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菓子喫，又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着頑去，也就不要佛手了。

當下賈母等喫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櫳翠菴來。妙玉相迎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裏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喫了酒肉，你這裏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裏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喫一杯就去了。』

寶玉留神看他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面放一個成窰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喫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喫了半盞，笑着遞與劉老老說：『你嚐嚐這個茶。』劉老老便一口喫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窰脫胎填白蓋碗。

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搗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輕輕走進來，笑道：『你們喫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撒茶喫？這裏並沒你喫的。』

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喫了，他嫌腌臢，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鑄着『汲聽』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祕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罈，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鑄着『點犀盃』。妙玉斟了一盃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喫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概貶爲俗器了。』

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喫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喫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喫的了，也沒這些茶，你糟塌，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你喫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喫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喫茶，是託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喫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位便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了。』

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喫，埋在地下。今年夏天

纔開了。我只喫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嚙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喫得？」

寶釵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喫過茶，便約着黛玉走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說道：「那茶杯雖然腌臢了，白擦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說使得麼？」

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喫過的，若是我喫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腌臢了。只交給我就是了。」

妙玉便命人拿來，遞給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着，便袖着那杯，遞給賈母屋裏的小丫頭子拿着，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

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媽去喫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下，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

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給衆丫頭們喫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搥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裏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

寶玉湘雲等看着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着劉老老逛。衆人都跟着取笑。

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噯呀！這裏還有大廟呢！」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笑彎了

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樓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一玉皇寶殿。』衆人笑的拍手鼓掌，還要拿他取笑兒。劉老老覺的肚裏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裙子。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給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他的脾氣和黃酒不相宜，且喫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都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子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

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裏也有扁豆茄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走來，得了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有七八尺寬石頭鑲岸，裏面碧波清水，上面有塊白石橫架。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的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這裏來了。』

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卻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怎麼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個小門，門上掛着葱綠撒花軟簾。

劉老老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鋪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着進來。

劉老老詫異，心中恍惚，莫非是他親家母，因問道：『你也來了？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子，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進來的？』又見他戴着滿頭花，便笑道：『你好沒見世面！這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劉老老便伸手去羞他的臉，他也拿手來擋，兩個對鬧着。劉老老一下子卻摸着了，但覺那老婆子的臉冰涼挺硬的，倒把劉老老唬了一跳，猛想起：『常聽見富貴人家有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想畢，又伸手一抹，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的，不覺也笑了，因說：『這可怎麼出去呢？』一面用手摸時，只聽咯噔一聲，又嚇的不住的展眼兒。原來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

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迎後合的，朦朧兩眼，一歪身，就睡倒在牀上。

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廝裏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納悶，還是襲人想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要進了花障子，打後房門進去，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可設他繞會子好的了！我瞧瞧去。』說着，便回來進了怡紅院，叫人誰知那幾個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

襲人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榻子，就聽的鼾齣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臥在牀上。襲人這一驚不小，忙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看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好歹並沒弄腌臢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揮。

襲人恐驚動了寶玉，只向他搖手兒，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會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跟我出來罷。』劉老老答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

命他坐下，因教他說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就完了。』劉老老答應是，又給了他兩碗茶喫，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麼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似的。』襲人微微的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房啊。』

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

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喫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喫飯。他姐妹方復進園來。

賈母王夫人去後，姐妹們復進園來喫飯。那劉老老帶着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兩三了天，日子卻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喫過的，沒聽見過的，都經驗過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裏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爲你，老太太也叫風吹病了，躺着裏不舒服；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了，在那裏發熱呢。』劉老老聽了，忙歎道：『老太太有年紀了，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不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爲你在這裏，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爲我找你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裏喫了，就發起熱來。』劉老老道：『姐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比不得我們的孩子，一會走，那個墳圈子裏不跑去？一則風拍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崇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叫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會子，念着：『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東南方得之，有縊死家親女鬼作祟，又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

『果然不錯。園子裏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一個與大姐兒送祟。

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們大姐兒時常有病，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劉老老道：『這也有的。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以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兒道：『也是有的。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莊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們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

劉老老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養的？』鳳姐兒道：『正是養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

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僭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會子閒着，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幾天，又拿着走，越發心裏不安了。』鳳姐兒笑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趨。』

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裏，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

一的拿給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裏子。這是兩個繭紬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裏是兩疋綢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各樣內造小餽餽兒。——也有你喫過的，也有沒喫過的。』

拿去擺碟子請人比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裏頭裝了

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裏頭是園子裏的菓子和各樣乾菓。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地，已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很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

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道：『姑娘說那裏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就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笑道：『別說外話，偕們都是自己，我纔這麼着，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和豇豆、茄子乾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裏，上上下下都愛喫。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概不要，別枉費了心。』

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裏。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兒。』

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

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嫗嫗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裏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用放慢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命人便請。

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階，跟着賈珍到了台階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導引進去；又見寶玉迎接出來，見賈母穿着青緞紬一斗珠兒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環，都拿着蠟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嫗嫗雁翅擺在兩旁，碧

紗廚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插金的人。王太醫也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

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效，好脈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嫵嫵端着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王太醫便盤着一條腿兒坐下，歪着頭診了半日，又診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

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了些風寒，其實不用喫藥，不過略清淡些，常煖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裏，若老人家愛喫，便按方煎一劑喫，若懶怠喫，也就罷了。』說着，喫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右手診了一診，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要說了，姐兒該罵我了。只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喫煎藥。我送點丸藥來，臨睡用薑湯研開喫下去就好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

這裏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姐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櫥後出來。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老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閒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

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卻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叫我拿出兩套來送你帶了去，或送人，或自己家裏穿罷。這盒子裏頭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兒裏頭是你前兒說的藥，——

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裏頭了。這是兩個荷包，帶着頑罷。」說着，又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鏢子來給他瞧，又笑道：「荷包你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

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如此說，便忙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鴛鴦見他信以為真，笑着仍給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拿着個成窰錘子來遞給劉老老，說：「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老老道：「這是那裏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

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給他包好。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姐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開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兩個小廝來，幫着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出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

第十九 鴛鴦拒婚

一日，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爲別的；有一件爲難的事，老爺託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裏的鴛鴦，要他在房裏，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常有的事，就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

鳳姐兒聽了，忙陪笑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喫不下去，那裏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右一個的放在屋裏頭？』就誤了人家的女孩兒，二則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很喜歡，偕們老爺麼？這會子躲還怕躲不及，這不是一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嗎？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

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偕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要了做屋裏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了一篇的，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老爺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鬧起來！』

鳳姐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爲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

佈，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尅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爲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如今又聽說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子，勸也不中用了，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裏的話，那裏信的？——我竟是個傻子，拿着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這麼着。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趣着走開，把屋子裏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礙。——衆人也不能知道。』

邢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就死了。我心裏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要是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

鳳姐兒笑道：『倒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着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丫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喫了晚飯就過來。』

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氣性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嚴他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他要依了，便沒的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叫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鷓鴣，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

過去倒好。」

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裳。鳳姐忙着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裏去，我要跟了去，老太太要問起我過來做什麼，那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

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兒，便出來假託往王夫人屋裏去，從後屋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裏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一面說，一面便過來接他手內的針線道：「我看看你扎的花兒。」看了一看，又道：「越發好了。」遂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綾襖，青緞招牙坎肩兒，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癍。

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裏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着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裏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裏要挑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裏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裏，你比不得外頭新買了來的；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一個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你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

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的？又不用你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

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丫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裏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

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裏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稔起來？有什麼不稱心的地方兒，只管說，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

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等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屋裏來。

鳳姐兒早換了衣裳，因屋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個主意，未必肯——也只說着消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裏商量，依了還猶可，要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鶻鶻，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喫飯。你且別——逛逛去，估量着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給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裏來。

這裏鴛鴦見邢夫人去了，諒必到鳳姐房裏商議去了，還必定有人來問他，不如躲了這裏，因找了琥珀，說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喫早飯，往園子裏逛逛就來。』

琥珀答應了，鴛鴦便往園子裏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太太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

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都告訴了他。

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我只想僭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我心裏卻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裏，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證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

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疼！』二人聽了，不覺喫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個，卻是襲人，笑着走了出來，問：『什麼事情？也告訴告訴我。』

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了。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太下作了！略平頭正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願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麼法兒？』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願意，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話，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

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爲難的事，拿着你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着取笑兒！你們自以爲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你們且收着些兒罷，別忒樂過了頭兒！』

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僭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裏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裏，若是老太太歸西，

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為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乾淨呢！

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有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已經這麼着，臊會子怎麼樣？你們不信，只管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裏——可惜你是這裏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裏！』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喝水強按頭——嗎？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

正說着，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一個娼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

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裏沒有找到姑娘，跑了這裏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什麼話，這麼忙？我們這裏猜謎兒呢。等猜了再去罷。』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裏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

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你快夾着你那毯嘴，離了這裏，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丫頭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裏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

他嫂子臉上不下來，因說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說，犯不着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着矮人，別說矮

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裏，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白覺沒趣，賭氣去了。

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裏藏着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裏看我們寶二爺去了，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裏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裏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

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你道是誰，卻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裏來着？』寶玉笑道：『我打四妹妹那裏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了來，我想來必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了，哄你看你揚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裏好笑，等着你到了跟前，嚇你一跳，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兒往前看了一看，卻是他們兩個，我就遶到你身後頭，你出去，我也躲在你躲的那裏了。』平兒笑道：『僧們再往後找找去罷，只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

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妝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僧們回屋裏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喫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着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牀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

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

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的媳婦來細細說給他。那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着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

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呢？』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應該拿嘴巴子把他打回來！我一出了門，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個影兒也摸不着他！他必定也幫着說什麼來着？』金家的道：『平姑娘倒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付度着。』

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家人來了，太太也在這裏，叫他快着來。』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我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一煩他！有什麼事情？』

邢夫人無計，喫了飯回家，晚上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着，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

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帳！沒天理的囚攬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裏！』唬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

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入二門裏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

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給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賈赦。賈赦惱起來，因說道：『我說給你，叫你女人和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以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他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要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

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的腦袋！』

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

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執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裏他嫂子怎麼說，今兒他哥哥又怎麼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裏，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

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要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嗓子裏頭長疔！

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鉸。衆婆子丫嬛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結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

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裏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

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妹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爲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寶惜春小，因此聽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嬸子如何知道？』

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不像我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卻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起他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

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

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和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個不是？」鳳姐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兒似的，怎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麼着，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託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裏，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饅子」，和他混罷咧。」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

丫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出去。原來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她，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裏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出來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

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聽見你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子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

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痛，上上下下，那不

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着，也是天天「丟下鈿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趁空

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麼着，娘兒兩個，裏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裏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裏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就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個真珠兒似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裏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和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樣。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麼又都散了？』

丫頭忙答應找去了。衆人趕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頭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着，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來。

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僭們鬪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了，僭們一處坐着，別叫鳳丫頭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僭們娘兒四個鬪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裏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僭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

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

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

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鬪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裏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裏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上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

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着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裏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

鳳姐兒正數着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殼了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到底小氣，輸了就穿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便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麼？』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連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旁邊。鳳姐兒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

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姑媽瞧瞧！那個裏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裏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

也不用鬪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不住。

正說着，偏平兒怕錢不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裏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裏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裏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略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呢？」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去，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就跟了賈璉過來。

到了堂屋裏，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裏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裏。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

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神做鬼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脾，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這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

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的笑道：『我說你不聽，到底碰在網裏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攔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搥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

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久費了五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裏。



第二十一 柳湘蓮

且說賈府總管賴大的兒子賴尚榮選了知縣，即將赴任，賴家衆親友都給他賀喜，因此賴家就連擺三日酒，頭一日——是十四，賴大母親預定了是專請老太太並榮甯兩府的太太和爺們的。那天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姐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

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內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日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一天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

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喫酒，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爲，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兒請來做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柳湘蓮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使命小廝們到裏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

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候，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

說着已經去了。

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墳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兒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墳上站不住，我背着衆人走到那裏去瞧了一瞧，略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裏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沖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沖，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

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裏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裏是沒的積聚的，總有幾個錢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蹤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遊逛，三年五載再回來。」

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樣，倒是迴避他爲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裏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礙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

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趑趄着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裏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

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惱，早生一計，拉他到僻靜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也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裏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下處，偕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裏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裏，伏侍人都是現成的。』

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馱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裏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偕們席上且喫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

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就喫了又喫，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就起身出來，嗽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

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煙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

湘蓮見前面人煙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俗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別人的，就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鏗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就倒在地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挨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一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願，你不依，只管好說，爲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由不的噯喲一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搗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爲我錯聽了旁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旁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噯了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噯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以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腌臢，怎麼喝的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喫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腌臢東西，你快喫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喫的。』湘蓮道：『這慳氣息，倒熏壞了我。』說着，

丟下了薛蟠便牽馬認鏡去了。

這裏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扎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

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懼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廝們尋蹤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旁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裏。衆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豬一般。

賈蓉心內已猜着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裏，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

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裏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趕到關廂裏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告，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喫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

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喫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僭們家的無法無天的人，也是人所共知的。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手，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着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喫了一次虧，媽

媽就這樣與師動衆，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

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倒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喫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

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廝們，只說：「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

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裝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鋪面夥計內有算年帳要回家的，少不得家裏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鋪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鋪裏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稍稍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

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挨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裝病，也不是常法；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戲子算盤，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

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喜歡，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叫他去，只說：「你好歹跟着我，我還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個買賣，等不着這幾百銀子使。」

薛蟠主意已定，那裏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丫頭，把我關在家裏，何日是個了手？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偕們和他是世家，我問他，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

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裏，私自打點了走！明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

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裏說着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裏，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着，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豈有夥計幫着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的喫，沒了的餓着，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裏省了事也未可知。』

薛姨媽聽了，思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窗子，千言萬語，囑託張德輝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喫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

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薛姨媽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嫵嫵，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

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伺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

第二十一 香菱學詩

薛蟠走後，寶釵便回明了薛姨媽，將香菱帶住大觀園中作伴。那香菱歡喜得什麼似的，向寶釵說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着園裏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有個空兒。每日來一趟，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着這個功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裏走走。』

香菱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裏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裏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就是園裏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他們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

平兒答應着，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拜街房去嗎？』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裏呢。』香菱答應着去了，先從賈母處來。

平兒見香菱去了，就拉寶釵悄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沒有？』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

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裏的事一概不知道；連姐妹們這兩天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的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嗎？」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爲了什麼打他？」

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裏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裏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叫做石頭獸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喫，偏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裏坐着，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櫻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頭獸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

「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那雨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他到了衙門裏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頭獸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傾家敗產，也不算什麼能爲。』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呢。」

「這是第一件大的。過了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什麼東西，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裏有一種藥，上棒瘡的，姑娘尋一丸給我呢。」

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着去了。

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喫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喜歡。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也得空兒，好歹教給我做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學做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副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

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的上錯了，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辭害意」。」

香菱道：「我只愛陸放翁的「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

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裏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鵝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

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

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院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給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必真的；又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

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要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一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裏，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似的。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這『餘』字合『上』字，難爲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煙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

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座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煙』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翻了出來，遞給香菱。香菱瞧了，點頭歎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

得了，不用再講；要再講，倒學離了。你就做起來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請你入社。」香菱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裏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呢？要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兒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畫兒，他們聽見俗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歎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哥！」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呢。」

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入書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謔去，謔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謔一首，未謔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

香菱聽了，喜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帳去。你本來顰頭顰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顰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給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害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怎麼說。」

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團團。詩人助興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觀。翡翠樓邊懸玉鏡，珍珠簾

外掛冰盤。良宵何用燒銀燭，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笑道：「意思卻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只管放開膽

子去做。』

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執寶釵探春寶玉等聽得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囔囔，直鬧到五更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鬢兒去。一回來了，默了一天，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歎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

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彀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嗎？』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道：『偕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呢。衆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做。』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牕寒，試看晴空護玉盤。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只疑殘粉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欄。夢醒西樓人跡絕，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句句倒像是月色——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幾天就好了。』

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姐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挖心搜膽的，耳不旁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牕笑說道：『菱姑娘，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詩魔了，都是鬢兒引的他。』黛玉

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後，上牀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着。

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着，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嗎？」寶釵聽了，又是可歎，又是可笑，連忙叫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和姐妹往賈母處來。

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衆姐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衆人正笑，抬頭見他來了，就都爭着要詩看。

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要使得，我就還學；要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雞唱五更殘。綠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

頭夜倚欄。博得嫦娥應自問，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裏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

第二十二回 晴雯補裘

且說大觀園中自香菱搬進來後，平空又添了四個新客。原來是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煙進京來投靠邢夫人，又有李紈的寡孀帶着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來，又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妻，此時也帶了妹子來京預備聘嫁。當下三家親戚一齊來到賈府拜望，賈母甚喜，即命叫邢岫煙等四位姑娘都住在園中，和衆姐妹作伴。這四位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似的人物，又且都會詠詩作賦。衆姐妹相處自然十分親熱，把個寶玉快活得無可無不可。不言大觀園中從此更加熱鬧，如今且說一日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了，想他女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

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呢？』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屋裏，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着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分頭派四個有年紀的跟車，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坐，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

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要好好的，拿手爐也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裏來我瞧瞧。』

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帶了兩個丫頭和周瑞家的拿着手爐和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着

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着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葱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賞的了。你倒是好的。但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件灰鼠的，還有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出的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裏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裏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裏想的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喫些虧，把衆人打扮體統了，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糊了的饅子」似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衆人聽了，都歎說：『誰似奶奶這麼着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

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給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綢裏的夾包袱，裏面只見包着兩件半舊綿襖，合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綢裏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件舊大紅猩猩氈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氈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氈，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着那幾件舊衣裳，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穀，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要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收着東西爲事的，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裏敢這麼着？』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得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

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傢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裏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裏，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要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着，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

這裏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嫫嫫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丫頭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裏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寶玉胡鬧。』兩個嫫嫫答應着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裏，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嫫嫫們答應了，自回園去。

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牀，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妝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妝，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裝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牀，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給寶玉鋪牀。晴雯嘻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着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然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暖和罷，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終久暖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爲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僭們那薰籠上又暖和，比不得那屋裏炕涼，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裏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

說話之間，天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暖

閣外邊。

至三更以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旁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哈什，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因問：『做什麼？』寶玉說：『要喫茶。』麝月忙起來，單穿着紅綢小綿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襖再去仔細冷着。』

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來的一件貂頰滿襟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漱盂，寶玉漱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給寶玉喫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喫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給他喫了。

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

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別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着不是頑的！』

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屋門，只見月光如水，忽聽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裏就唬死了他？偏慣會這麼蝎蝎螫螫，老婆子的樣兒！』寶玉笑道：『倒不是怕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僧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掖罷。』晴雯聽說，就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寶

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

一語未了，只聽咯噔的一聲門響，麝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說着笑道：『唬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裏，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躡着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要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說道：『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在這裏渥着呢。我若不嚷的快，可是倒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笑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自站一站，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鏃重將熱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

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暖，不覺打了兩個嚏噴。寶玉歎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喫碗正經飯。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寶玉問道：『頭上熱不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裏這麼嬌嫩起來了！』

說着，只聽外間屋裏榻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嫗嫗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俗們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着，方大家睡了。

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別聲張！太太知道了，又要叫你搬回家去養着。家裏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在裏間屋裏躺着，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這麼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

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嫗來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裏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從後門悄悄的進來瞧瞧，別回太太了。』

老嫗去了半日，回來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爲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

晴雯睡在暖閣裏，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嚷道：『我那裏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裏，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

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裏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嫗放下暖閣上的紅繡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來。那大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尙有金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迹，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嫗忙拿了一塊絹子掩上了，那大夫方診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間，向嫗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喫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

彼時李執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頭迴避，大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一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嫗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繡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嫗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裏的丫頭，倒是個大姐，那裏是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方進

去。

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法，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嫗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大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來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寶玉道：『王大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大夫和張大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大躉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

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裏呢。』寶玉道：『我常見著在那小螺甸櫃子裏拿銀子，我和你找去。』

說道，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榻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榻卻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篋，籬內放着幾塊銀子，倒也有戲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提起戲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

麝月聽了，便放下戲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僭們不認得戲子，倒說僭們有心小氣似的。』那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呢？多少你拿了去就完了。』寶玉道：『你快叫焙茗再請個大夫來罷。』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大夫來，先診了脈，後說病症，也與前頭不同，方子上果然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

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也減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疎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卻是傷寒內裏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狼虎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送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是的。我禁不起的藥，你們那裏禁得起？比如人家墳裏的大楊樹，看着枝葉茂盛，都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墳裏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樹，那麼大樹，只一點子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拿他混比呢。』

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吊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裏煎去罷咧，弄的這屋裏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還香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裏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嫗嫗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請安喫飯。

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等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裏喫飯；等天暖和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喫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後門裏頭的五間大屋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女廚子在那裏單給他姐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賬房裏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狗，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廚房事多些。』鳳姐道：『並不事多，一樣的分例，這裏添了那裏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況兼衆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

賈母道：『正是這個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事太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嬪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遲了鳳丫頭的臉，一則衆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裏，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麼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嬪娘尤氏齊笑說：『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的面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嘆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麼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僧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惦記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裏來，到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臥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麼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喫飯了。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去，又不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爲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爲什麼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牕戶根下，聽聽說些什麼，來告訴你。』說着，果然從後門出去，至牕下潛聽。麝月悄悄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裏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那姑娘的丫頭，本來

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起來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裏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裏，你們這裏的宋媽去了，拿着這支鐺子，說是小丫頭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鐺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願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這麼着，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裏去來着。誰知鐺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着日頭，還在那裏呢，我就檢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着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着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

麝月道：「這小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樣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鐺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鐺」，倒是這顆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

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歎——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歎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

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

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

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煙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嚏噴，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給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瑤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煙。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

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見怎麼，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顙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裏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找尋一點兒。』

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明兒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起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

喫晚飯時，寶玉回來看晴雯喫了藥。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抬至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睡。

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夠？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僭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抬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裏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僭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

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拾妥了，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已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下雪，穿一套氈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使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便忙往賈母處來。

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屋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裏睡着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枝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妝緞沿邊的排穗褂。賈母道：「下雪呢麼？」寶玉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爛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氅，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泥」。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

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他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要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屋裏來了。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屋裏，給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給晴雯麝月看過，來回覆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糟塌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糟塌了，也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不許多喫酒，早些回來。」

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嫗嬖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奶兄李貴、王榮和張若錦、趙亦華、錢昇、周瑞六個人，帶着焙茗、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背着衣包，拿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已伺候多時了。老嫗嬖又囑咐他們些話，六個人連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蹬。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榮、錢昇、周瑞二人

在前引道；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偕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裏，天天鎖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的。』錢昇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就託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昇便一直出角門來。

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起來，笑着，攜手說了幾句話。接着又見個小廝，帶着二三十人，拿着掃帚簸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爲首的小廝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寶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煙去了，不在話下。

這裏晴雯喫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哄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喫。』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都有這麼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費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裏攢沙去了！瞅着我病了，都大膽子走了！叫兒我好了，一個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嚇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兒也蹲進來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裏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裏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喫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起一丈青來，向他身上亂戳，又罵道：『要這瓜子做什麼！拈不動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喫眼皮子，又淺，瓜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着晴雯躺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媽媽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懶，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

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也背地裏罵，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

宋嬷嬷聽了，心下便知錫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

宋嬷嬷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膽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縱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裏，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

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攆出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就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去，爲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天，嫂子閒了，在老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着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裏頭的規矩！這裏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證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裏上千的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來，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

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賭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媽媽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裏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翻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睬他。那媳婦噙聲歎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着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翻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噙聲頓腳，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喜喜歡歡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頂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裏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就用包袱包了，叫了一個媽媽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別給老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繡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的，這是什麼，都不敢攪。』麝月道：『這怎麼好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說了，還叫穿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

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着，便遞給晴雯。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僭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裏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的我掙命罷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在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很命咬牙捱着，使命麝月只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很像，要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

晴雯先將裏子拆開，用茶杯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紮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鍼

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來回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旁，一時又問喫些滾水不喫，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給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搥摟了，那可怎麼好！』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氈毛來。麝月道：『這就很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了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聲，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呀了一聲，就身不由主睡下了。

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着，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大夫來了，診了脈，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喫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卻倒輕了。這汗後失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疏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歎說：『這怎麼處！倘或有一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嘆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裏就得了癆病了呢！』

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年，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人，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的。這賈宅中的祕法，無論上下，只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天，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喫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

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沒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

第二十三回 祭宗祠

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屋，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

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鏰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裏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鏰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眼，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錠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興兒將銀鏰子快快交了進來。丫頭答應去了。

一時賈珍進來喫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俗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俗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託祖宗的福，俗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有體面。又是「沾恩錫福」。除俗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要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

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下來了。光祿寺老爺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裏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

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

賈珍看了，喫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邊二嬸娘，正月裏請喫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裏明白開了單子來，僧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僧們不留心，倒像兩家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

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喫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給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裏拿着一個稟帖，並一篇帳目，回說：『黑山村烏莊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賈蓉接過稟帖和帳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着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稟上寫着：

『門下莊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

賈珍笑道：『莊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麇子五十隻。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鱖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鷄鴨鵝各二百隻。風鷄鴨鵝二百隻。野鷄野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

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蝗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擔。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擔。各色乾菜一車。外賣梁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

賈珍看完說：『帶他進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都不是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的很，耽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多月，零兩日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趕着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掃臺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着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穀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莊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潦，你們又打掃臺，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裏只一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倒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裏，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裏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裏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呢？』

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拗海沿子上的，人裏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裏縱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按節，不過是些綵緞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穀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我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莊家老實人，外明不知裏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裏頭苦。』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裏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裏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實在賠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裏卻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

這裏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裏來，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給他們。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給賈珍之物。賈珍看着收拾完備供器，靴着鞋，披着一件猢猻大皮襖，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閒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裏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閒着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閒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裏管事，家廟裏管和尙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尙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裏過，你還來取這個來，也太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裏使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樣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裏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裏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那』

裏，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裏又有了錢，離着我們又遠，你就爲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和你二叔說，你回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

這裏賈珍攆走賈芹，看着領完東西，才回屋和尤氏同喫晚飯。

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垂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

原來賈府宗祠即在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個字；旁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臺上設着古銅鼎彝等器。抱廈前面懸一塊九龍金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闢龍填青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旁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至今黎庶念寧榮。』

俱是御筆。裏邊燈燭輝煌，錦帳繡幕，雖列着些神主，卻看不真。只見賈府諸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墊，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房中懸着榮寧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站列，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裏。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與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爲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爲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爲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

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氈，當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鳅流金瑤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着新猩紅氈子，設着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位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下。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

張椅下一個大銅脚爐，讓寶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衆姐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

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喫茶。賈母與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了。』鳳姐兒攙着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俗們家去喫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裏供着祖宗，忙得什麼兒是的？那裏還攔的住我鬧？況且我每年不喫，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喫不了，留着明兒再喫，豈不多喫些？』說的衆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裏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纔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回至榮府。

這裏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設立着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西邊設立着榮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

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裏頭。如今便不在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彎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堂中間，亦是錦裯繡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嫗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喫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就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爲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廝、丫環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鏢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竈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着角燈，兩旁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

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語笑喧闐；爆竹煙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上妝，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概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嬸娘二人說話，隨便或和寶玉、寶釵等姐妹趕圍棋、摸牌作戲。王夫人和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喫年酒，那邊廳上和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天，纔完了。



第二十四 元宵夜宴

早又到了元宵，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掛各色花燈，帶領寧榮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等家宴。

花廳上擺了十來席酒，每席旁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窰十錦小茶杯；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纓絡。各色舊窰小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嬪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

賈母歪在榻上，和衆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又說：『恕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捶腿。榻下并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着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着杯在旁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着。每饌菜來，先捧給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嘗嘗，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賈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執鳳、姐、賈蓉的媳婦。西邊便是寶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姐妹等。兩邊大梁上，掛着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豎着倒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着這荷葉，乃是洋鑿瑤瑯活信，所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窗櫺門戶一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

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幾席就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衆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於熱鬧；有家內沒有人，又有疾病淹留，要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妬富愧貧，不肯來的；更有憎畏鳳姐之爲人，賭氣不來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因此，族中雖多女眷來者，不過賈藍之母，婁氏帶了賈藍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熱鬧的。

當下又有林之孝的媳婦，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着一條紅氈，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繩串穿着。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娘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并將錢都打開，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此時唱的『西樓會』正是這齣將完，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誦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裏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喫，是要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爲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筵籠，聽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桌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筵籠，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喫的。』說畢，向臺一撒，只聽豁啣啣，滿臺的錢啊。

外邊賈珍、賈璉也暗暗預備下大筵籠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響。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裏面。賈珍先到李嬸娘席上，躬身取下一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來，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旁站。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

前捧杯，賈璉在後捧壺。雖祇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卻都是一溜排班。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着跪下做什麼？有這麼着的呢？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給邢王二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着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呢。」賈珍等方退出。

當下天有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裏去？」外頭炮仗利害，留神天上吊下火紙來燒着。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兒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說道：「他媽前日沒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要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裏？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裏頭也須得看看，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裏一唱戲，園子裏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自然我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

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很是你必想的。遇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裏記得這些事！」

賈母因又歎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又伏侍子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給他磨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俗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俗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了。」

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處全禮，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和他二人喫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喫酒看戲。

且說寶玉一徑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裏茶房裏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鬪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卻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僭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於是大家躡手躡腳潛蹤進鏡壁去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個老嫗打盹。

寶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歎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裏，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裏，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殼看着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

寶玉聽了，忙轉身悄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僭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話。襲人正在那裏悶着，幸他來的好。』說着，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丫頭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

這裏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裏呢；大呼小叫，留神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裏拿着什麼？』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的。』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裏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

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就太不知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夯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園門。

那幾個婆子，雖喫酒鬪牌，卻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來。到了花廳廊上，只見兩個小丫頭——一個捧着個小盆，又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甌子小壺兒——在那裏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裏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到底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水。』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沏茶的，勸你去盥罷。那裏就走大了脚呢？』秋紋道：『不管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噫！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

寶玉漱了口，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兒倒了一甌子在他手內，寶玉洗了手。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暖酒，也從李嬪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兒，讓他斟去；大家倒要乾過這杯。』說着，便自己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嬪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

寶玉聽說，答應着，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杯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杯。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寶玉道：『沒有喫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寶玉將裏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丫

嬾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給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

一時上湯之後，又接着獻『元宵』。賈母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喫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拿些給他們喫。

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什麼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什麼新書？』兩個女先兒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麼起的，你先說大概，若好再說。』女先兒道：

『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那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過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

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麼？你說罷，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先兒又說道：

『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莊子上避雨，誰知這莊上也有位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裏。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

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一佳人，編的連』

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尙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看他，是個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子的小姐，又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的，就是告老還家，自然奶媽子丫頭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知道？你們想想：那些人都都是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了不是？」

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妬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糟蹋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他何嘗知道那世宦讀書人家兒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着俗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別叫他謊掉了下巴脖子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姐兒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着止住了。」

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辨謊罷。這一回就叫做「辨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喫杯酒，看兩齣戲着，再從逐朝話言辨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

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喫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我

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兄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裏好容易引的老祖宗笑一笑，多喫了一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裏痛快了些，我再喫鍾酒。」喫着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杯。」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杯拿起來，將半杯剩酒喫了，將杯遞與丫嬛，另將溫水浸的杯換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溫水浸着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

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來。」早有衆丫嬛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暖閣裏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就是了。」

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暖和？」王夫人道：「恐裏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併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熱，又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兒。」

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裏面直順併了三張大桌，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藍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是賈蓉媳婦胡氏。

賈母便說：『珍哥，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吩咐。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追歡買笑去了。

這裏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僮們的女孩子們們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

媳婦子們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概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

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

賈母笑道：『大正月裏，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僮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僮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卻比大班子還強。僮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概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個喉嚨罷了。』寶母說道：『正是這話了。』李嬌娘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

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太太聽個助意兒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能依。』

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晴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人講究罷了。這算什麼出奇？』又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繡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

衆人都道：『那更難得了。』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

鳳姐兒因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裏，不如偕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啊。正對時景兒。』忙命人取了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給女先兒們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到了誰手裏住了鼓，喫一杯。也要說些什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不沒意思嗎？怎麼能雅俗共賞纔好？不如誰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

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兒，肚內有無限新鮮趣令，今見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叫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

於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細點菓給文官等喫去，便命響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暗其鼓聲。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鼓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託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

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的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招笑兒的，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說一個罷。」因說道：

「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

「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偕們九個心裏孝順，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兒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偕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託生爲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夯嘴裏頭？』」

「那八個聽了都喜歡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裏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

「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

「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蹶，歎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

「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卻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託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裏去，因爲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嬸兒便喫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喫就是了！』」

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夯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喫了猴兒尿了！」尤氏妻氏都笑向李執道：「偕們這裏頭誰是喫過猴兒尿的？別裝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

說着，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爲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鳳姐兒手裏，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喫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鬪人笑的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

『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喫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媳婦，姪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里搭拉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

衆人聽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裏費力，你們緊着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喫了一夜酒就散了。』

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都再無有別話，怔怔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

『幾個人拿着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就偷着拿香點着了。只見撲哧的一聲，衆人鬨然一笑，都散了。這抬炮仗的人抱怨賣炮仗的，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

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姐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衆人聽說，想了一回，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着先前那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裏還知道底下的事了。』

衆人聽說，復又笑起。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僭們也該一聾子放炮仗。』

散了罷。』尤氏等用絹握着嘴，笑的半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鍊貧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仗來，僭們也把煙火放了解解酒。』

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廝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弔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卻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的花炮。黛玉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摟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炮仗，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兒笑道：『我們是沒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仗，就像喫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僭們園子裏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的好呢。』

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響』之類的零星小炮仗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

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喫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熬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喫齋的。』賈母道：『倒是這個還罷了。』

說着，已經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喫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請喫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概不會有。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

第二十五 探春理家

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大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劃計算，想起什麼事來，就叫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就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尙德不尙才的，未免逞縱了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養好了，仍交給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鬪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於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

王夫人見鳳姐一時不能卽癒，探春和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託他各處小心。因囑咐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喫酒鬪牌，白日裏睡覺，夜裏鬪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應照應。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

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又因時氣所感，也病臥在蘅蕪院，一天醫藥不斷。探

春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人等亦甚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喫過早飯，於午錯方回。

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以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理，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些，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個匾，題着『體仁諭德』四字，家下俗語皆只叫議事廳兒。

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的，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因爲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人，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些，便添了一個探春，都想着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天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

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卽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

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裏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發連夜裏偷着喫酒頑的工夫都沒了！』

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喫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兒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說畢，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語。

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

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殷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執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

探春便問李執。李執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裏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裏的，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裏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

一問，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帳去，此時卻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記不得，倒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裏又回別的事。

一時，吳家的取了舊帳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裏的皆賞過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給李執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帳留下，我們細看。』

吳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執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裏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踹姨媽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媽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

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裏熬油似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呀！』

探春笑道：『原來爲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下，拿帳翻給趙姨娘瞧，又念給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裏舊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屋裏的，自然也是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公，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的地方兒？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的。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何苦只要操心，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一番事業來，那時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裏都知道，如今因看我重，纔叫我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爲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了！』一面說，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來。

趙姨娘沒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該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呢？』李紈在旁，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裏要拉扯，口裏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

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翎

毛兒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

探春沒聽完，氣的臉白氣噎，越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因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早陞了九省的檢點了！那裏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昔按禮尊敬，怎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說，每日環兒出去爲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爲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

李執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執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作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

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

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

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頭捧了臉盆、巾帕、靶鏡等物來。

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頭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頭也都在旁屈膝

捧着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

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裏，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釧，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學裏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着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去伺候着，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着？姑娘雖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裏都沒姑娘，你們都喫了虧，可別怨我。」嚇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

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笑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瞅着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匾腆小姐，固然是託懶來混。」說着，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僧們再說。」

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嬌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裏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丫頭，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裏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

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裏喫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裏月錢之內。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裏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裏領。怎麼學裏每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爲這八兩銀子？從今日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來着，因年下忙，就忘了。』

那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裏又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怕這裏的人不方便，叫我幫着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來了。』

探春因問：『寶姑娘的怎麼不端來一處喫？』丫嬛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喫，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裏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裏站着，叫他叫去！』

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的拉住笑道：『都裏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絹子揮台階的土，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裏歇歇兒罷。』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裏的兩個婆子拿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點頭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遂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喫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兒，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麼。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了！都是趙姨娘鬧的！』

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一牆倒衆人推。』那趙姨娘原有些顛倒，着三不着兩，有了事就都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裏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要是略差一點兒的，早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麼着，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都說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裏也就不算不怕的。前兒我們還議論到這裏，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裏頭，也就只單怕他五分兒。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裏了！』

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歇，裏頭擺飯呢。等撤下桌子來，再回話去罷。』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裏等得？』說着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裏充什麼外圍子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

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什麼？』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們做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軟的做蟲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聲呢！』

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裏，沒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牀上喫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裏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嬛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

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偕們又是什麼有臉的？』都一邊悄悄議，等飯完回事，此時裏面惟聞微嗽之聲，不聞碗箸之響。

一時只見一個丫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將桌抬出。茶房內有三個丫頭捧着三個沐盆兒。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個人，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

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喫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疏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喫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裏，偕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

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爲何去這半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託生在太太肚裏。』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就不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和別的一樣看待麼？』

鳳姐歎道：『你那裏知道！雖然正出庶出是一樣，但只女孩兒，卻比不得兒子。將來作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爲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庶出，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強百倍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爲挑正庶誤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裏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裏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有大小事兒，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裏的規矩，卻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曲，家下也抱怨尅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

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

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裏倒也費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錢，老太太自有體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四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七八千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銀子；若不費，那裏省一振子也就費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儉省些，陸續就費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

「偕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喫了飯，快聽他們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裏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裏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和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只等有熱竈火炕，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裏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裏就不服！」

「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偕們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裏嘴裏都來得，又是偕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臉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裏卻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

「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偕們有他這一個人幫着，偕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毒行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他們笑裏藏刀，偕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偕們的恨暫可解了。」

「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裏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裏卻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

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

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纔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裏眼裏只有了我，一概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裏你呀我的起來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惱我呢！過來坐下，橫豎沒有人來，俗們一處喫飯是正經。』

說着，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喫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陪着鳳姐兒喫了飯，伏侍漱口畢，吩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

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嬛婆子，一個個都站在窗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姐妹姑嫂三人正商議些家務。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腳踏坐，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爲別的，只想着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的事。我想俗們一月已有了二兩月銀，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可不是又同剛纔學裏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呢？』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這些去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給我們。至於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原不是爲買這些的，爲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閒，姑娘們偶然要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着，各屋裏我們的姐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

有了一半子。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

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裏弄些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纔使得。要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東西，別人買了好的來，買辦的也不依他，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的買辦，所以他們寧可得罪了裏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要是姑娘們使了奶媽子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閒話了。」

探春道：「因此，我心裏不自在，饒費了兩起錢，東西又白丟一半，不如竟把買辦的這一項每月蠲了爲是。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年裏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僭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僭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着呢。」

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孩兒說閒話兒，他說這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喫的筍菜魚蝦，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僭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僭們這樣人家的事；若不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的東西，任人作踐了，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裏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老成本分，能知園圃的，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成年家在園中辛苦；四則也可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爲不可。」

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李紈道：「好注意！果然

這麼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裏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

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要果真交給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一個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天和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就不是和僂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

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似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不枉姑娘侍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倒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裏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裏，不免又流下淚來。

李紈等見他說得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爲趙姨娘所累，也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託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

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兒。我們這裏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的似的。——豈可不商議了行呢？』平兒笑道：

『這麼着，我去告訴一聲兒。』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我說是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概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給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裏喫的筍，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

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兒，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說，方罷了。

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勤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莊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院裏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兩季的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兒，還有一帶籬笆上的薔薇月季，寶相金銀花，藤花這幾色草花，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好些錢。』探春笑着點頭兒，又道：『只是弄花草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釵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麼？』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爲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裏多少得用。』

的人，一個個閒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道的，不必僭們說給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量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僭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公道，於事又妥當。」李執平兒都道：「很是。」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喫飯喫酒，兩家和厚的很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個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

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邊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執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去取利。年終算帳，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帳，歸錢時，自然歸到帳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裏，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件事，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裏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帳，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的手，每年歸帳，竟歸到裏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裏頭也不用歸帳。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裏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筭箒、簸箕、揮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喫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帳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多銀子。」

寶釵笑道：「卻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雖然還有數餘，但他們既辛苦了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貼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也不可太過。要再省上二三百

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這麼一行，外頭帳房裏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的很艱嗇了；他們裏頭卻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裏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就是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時，那裏搜尋不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裏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裏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卻日夜也都在園中照料。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撐船，拉冰牀，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裏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顧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裏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招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

衆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帳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帳，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更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貼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喫三注呢？」

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喫酒賭錢，就是了。」

當下衆人無不悅服。

第二十六 紫鵲的心事

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裏做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裏咳嗽的可好些？』紫鵲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鵲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棉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僭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帳行子們，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的房裏去了。

寶玉見了這般景況，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獸，因祝媽正在那裏刨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獸了一頓飯的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屋裏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卻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裏做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獸病了？』一邊想，一邊就走過來，蹲着笑道：『你在這裏做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

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屋裏，黛玉未醒，將人參交給紫鵲。紫鵲因問他：『太太做什麼呢？』雪雁道：『也睡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天。』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屋裏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穿。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俗們跟前，所以我說：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誤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

紫鵲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兒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呀？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頭。雪雁道：『只怕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裏哭呢？』紫鵲聽了，忙問：『在那裏？』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鵲聽了，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要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徑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麼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裏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所以我想到這裏，自己傷起心來了。』紫鵲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還走開，這會子怎麼又來挨着我坐？』紫鵲道：『你都忘了幾日前頭，你們姐兒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不說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喫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託實。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

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喫慣了，喫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道：「在這裏喫慣了，明年家去，那裏有這閒錢喫這個？」

寶玉聽了，喫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鵲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接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撒謊了。」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喫，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給親戚，落的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遲則秋天——這裏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了。前日夜裏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裏呢？」

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只不作聲。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裏。」紫鵲笑道：「他這裏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天，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晴雯見他默默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喫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要差人去請李嬾嬾來。

一時，李嬾嬾來了。看了半天，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脈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嬾嬾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摟頭放聲大哭起來。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嬾嬾搥牀搗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

襲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鵲正伏侍黛玉喫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鵲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

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忙，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獸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嬾嬾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媽媽都說不中用了，那裏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

黛玉聽此言，李嬾嬾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煽肝的，啞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鵲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鵲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我是正經！』紫鵲說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

紫鵲聽說，忙下牀，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裏了。賈母一見了紫鵲，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鵲忙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鵲，方噯喲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鵲——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鵲——命他

賠罪。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

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鵲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鵲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獸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得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喫一兩劑藥就好了。』

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賴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

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牀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再沒人來接他，你只管放心罷！』寶玉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了！』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衆人：『以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兒。——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

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榻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灣在那裏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鵲不放。

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裏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旁。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

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別的似輕些。』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這麼着，請外頭坐，開了方兒，喫好了呢，我另外預備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要就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管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倒笑了。

一時按方煎藥，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就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伏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這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人來問幾次信。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鵲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

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祕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鵲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鵲自那日也着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心安神定，因向紫鵲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位獸爺，聽見風兒就是雨，往後怎麼好！』

且說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給他瞧，引的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鵲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爲什麼嚇我？』紫鵲道：『不過是哄你頑罷咧，你就認起真來。』寶玉道：『你說的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鵲笑

道：『那些話，都是我編的。林家真沒了人了；縱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叫他去。』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鵲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嘴裏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裏還有誰了？』

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誰定了誰？』紫鵲笑道：『年裏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麼？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嗎？我疼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惱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煙，一陣大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鵲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裏着急，纔來試你。』

寶玉聽了，更又詫異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鵲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偏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裏卻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裏，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蘆兒的話：活着，偕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偕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

紫鵲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來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鵲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

紫鵲聽說，方打疊鋪蓋妝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兒裏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旁邊，睡着好照，明日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鵲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

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幾場；今兒紫鵲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鵲已寬衣臥下之時，悄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聽見僧們去，就這麼病起來。』黛玉不答。紫鵲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裏就算好人家的，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性情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鵲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爲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又沒個父母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擱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憐新棄舊，反目成仇的，多着呢。人家有人有勢的，還好。要像姑娘這樣的，有老太太一日好些，一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沒聽見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

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丫頭今日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鵲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裏留神，並沒叫你去爲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喫了虧，又有什麼好處？』說着，竟自己睡了。

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

倪煥之 山雨

葉紹鈞著 二七二角

王統照著

這本書描寫十年來中國教育界之狀況：都會和鄉村的情形，家庭中的風波，革命前後的動搖等，逼真活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本書是一本長篇創作小說，描寫農村崩潰的原因，寫得非常懇切；並暗示因農民的不安而引起社會的轉變，是一部代表時代呼聲的作品。

灘

宋霖著



中國正想走進工業社會裏去，但是到目前為止，拿工業做題材的小說卻還不多。作者對於工業界很熟悉，這本小說正給剛萌芽卻不能順利發展下去的中國工業寫了個照。在作者看來，中國工業就像大霧裏過灘的船，真是困難而且危險非常的。圍在我們工業周圍的霧是：不合理的法規，金融投機家，貪官污吏，波動物價，從業人員的官僚習氣與腐化生活……多少的工業就在這瀾天大霧中翻船。全書十萬言，是近年文壇上的一個新收穫。

2468112

開明文學新刊

[長篇小說三種]



邊

城

沈從文著

這是一個中篇小說，寫川湘邊境一個山城裏祖父跟孫女兒的故事。祖父是撐渡船的，對於孫女兒愛護周至，可是老年人的性情常常為青年人所誤解，因而孫女兒的婚姻問題得不到美滿的解決。故事既纏綿曲折，而作者寫人物心性，山水風景，又素有特長，這篇小說就成為曲折美妙的敘事詩。作者善於創造高妙的意境，見得到而且達得出，讀過沈先生的作品的人，幾乎都有這樣的印象，讀過本書後，這種印象必將更見深刻。

科爾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著

無望村的館主

師陀著

開明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廿二日 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3907051



書